

淵

于

集

澗于集目錄

書牘卷第五

致李肅毅師相

復李肅毅師相

同前

復張筱颿太守

復邵實夫觀察

復章仲璋孝廉

復榮履吉司馬

復唐鄂生中丞

復黃再同太史

復章宜甫刺史

復陳弢庵閣部

致寶竹坡侍郎

致陳弢庵閣部

復宗湘文觀察

復吳子清中翰

復陳弢庵閣部

致陳弢庵閣部

致奎樂山都統

復樊雲門大令

復陳弢庵閣部

復袁爽秋戶部

復奎樂山都統

復李蘭孫師相

復柳質卿大令

復張筱颿太守

致李蘭孫師相

復顧皞民觀察

復張孝達制軍

復樊雲門大令

致陳弢庵閣部

復陳弢庵閣部

致方亮儕

復陳弢庵閣部

復張孝達制軍

致李蘭孫師相

致唐鄂生中丞

復陳弢庵閣部

同前

同前

復汪仲伊大令

致陳弢庵閣部

致李蘭孫師相

復八弟

復宗載之姊丈

復劉仲良制軍

復李蘭孫師相

復袁偉亭觀察

復李蘭孫師相

復顧皞民觀察

復陳弢庵閣部

致李蘭孫師相

復陳弢庵閣部

致李蘭孫師相

致趙菁衫觀察

復宗載之姊丈

致陳弢庵閣部

致邵班卿明經

復邵班卿明經

致九弟

復八弟

復陳弢庵閣部

同前

致吳誼卿編修

致王廉生太史

致吳誼卿編修

復王廉生太史

復吳誼卿編修

致九弟

同前

致李蘭孫師相

復王廉生太史

同前

致李蘭孫師相

復李蘭孫師相

復陳弢庵閣部

復李蘭孫師相

致王廉生太史

復李蘭孫師相

致吳誼卿編修

復王廉生太史

復陳弢庵閣部

致陳弢庵閣部

致李蘭孫師相

致王廉生太史

同前

同前

復王廉生太史

復宗載之姊丈

書牘卷第五目錄

澗于集

書牘卷之五

致李肅毅師相

初三到都得初二日電音知德躬已愈佩綸臨行之日公體漸見康復七發之功似當歸之枚叔不當以保險之力歸之洋醫也欣幸之懷聊博大噓近日飲食起居當益健見客仍宜節勞當暑諸乞自攝聞鈍翁大丈夫初八由津首塗想十一二可晉接矣留津數日與公久別得侍甚喜與世丈亦契合無閒昔山谷從游坡潁之閒不過送雙井茶而已恐無吾輩縱談之樂而涼國兄弟列鎮門下不聞多才子瞻岐亭詩云吾將安所主君亦無此客非狂語也使好事者寫作戟府品泉圖以鄙人葛巾野服參坐於我公昆仲之旁亦一時佳話也已惠

泉攜歸與再同安圃時煎茗清言俗客均拒不納以避
炎囂也七月閒再當詣教河工近聞若何都下云合龍
即在目前確否

復李肅毅師相

十六日奉望日復書敬承起居康勝眠食如常鈍翁處
亦先往詳詢動定深慰鄙懷聞有二十八合龍之說果
能如願國計民生庶免重困高陽成功亦吾鄙私幸日
內得佳音幸電示爲感拒客避囂豈敢延接當道南皮
未敢恃舊使人疑爲干求故於閤額曾廖諸處之先施
者概以不在京拒之惟榮仲華許借鈍翁之乘往答之
次日復來極致仰慕不測其意之所在姑與周旋而已
越石父旣伸於知己即不必屈於不知己自問賦性愚

直終不能取容當世故不願狎近時賢耳

復李肅毅師相

申公雅春歸後止能教授自給公屬樂山延蓮青而以蓮池見處各歸鄉里蓮翁諒亦樂從如彼以中秋後南下則佩綸當秋初回里時在津署盤桓十餘日而兒輩則俟九十月同赴保陽不必暫假集賢轉折勞費皆公之顧念勞人無微不到壽丈十年養望出處不苟薦由名相奈何自況終南近於虐謔鄙人夙志全乖舊愆未贖亦非決意避世直以蓮池爲桃花源得時即駕雖席不暇暖亦不畏北山之移知我無人則姑以宮觀微祿爲生計徐圖入山荆公入覲之日地又動矣然今日之動豈爲荆公即鄙人之避世亦豈爲荆公小閭五至達

其父意欲一見以伸積悃未暇投刺其他見見聞聞亦未暢然想公已悉不復贅言河工無合龍望六月大雨時行恐新隄未必能守爲之奈何

復張筱颿太守

久不得手教矣昨見惠書知賢者在瘴鄉無恙胸臆閒爲之一快也佩綸四月放歸悵悵無所之二三知好亦有爲我計者率迂闊不可用樂山延張廉卿去合肥師屬主講蓮池頗思小休而家事無安頓法初亦不忍言繼室惟兒輩漸長兩弟在遠中饋無良佐吾將坐困於齋鹽婚嫁中聞合肥有女甚賢遂援伯鸞故事聘之蓬頭推髻人境不喧從此與世相忘不輕出矣或有以辭蓮池爲非計者不知近日官吏視山長不值一錢何苦

以刑餘之人強顏教授況與相國姻嫌尤當引避乎畏
都下囂雜僅九月出都時與詒公一談我出之日正詒
公入日也尊書無由見昨詒公書來決當設策援救其
策可知矣健庵服闋而病未大瘳出處頗費躊躇幸其
長子允言已得舉差可告慰潤師在都五月閒得一子
稍可遣懷計欲終隱而宦囊僅足支數年又不屑求田
問舍殊無長策雲舫在上齋兼備諮訪天文然於災異
亦不敢敷陳嘿嘿而已北池諸公則概未通刺也淵靜
居記健姪遺其稿或尊處有之鄙得莊子漢義十卷頗
聞向郭空談他時寫定當奉正耳

復邵實夫觀察

前月由安園姪寄到惠書敬承爲治清靜舉家懽忻適

愜遠念佩綸放還後俵俵無所之都下過囂里門過陋
初意乞一講席自給合肥已訂蓮池書院相處而深以
鄙人無家爲念遂援孫泰山故事妻以愛女佩綸與合
肥累世通家交情懇摯因就婚焉貴鄉人憾佩綸不已
造言騰謗風影萬端殊無謂也時事多艱朝政不以
修攘爲急風氣日趨奔競在都數月雖見客甚少而此
中不能不隱憂爲一身計決意隱晦秋閒與安圃麤完
葬事而其兒女累多婚嫁之事又起冀其早得選缺可
免貧病交迫允言幸捷京兆可喜然於人情世事均未
了然尚望時賜誨言督教之兩弟在浙在里力亦甚窘
思徐圖長策使之不爲境累則鄙人之心益安不至爲
外物所擾塞上所著管子今年勞勞轍迹未能理董明

春思覓寫官清出初稿但閱書不多藏書亦少疏漏必
爲大雅所譏耳合肥秋間感受風邪口喎背赤臘初力
疾銷假尚未大愈仍須避風靜養精神興致雖佳却視
乙酉微露衰象矣黃河已於中旬合龍太和門不戒
於火封事頗多仲獻伯潛均有書問文太守已履新否
閣下盡心吏事公餘勿使虎兒廢讀爲屬蘭谿家書往
還想侍杜康健也

復章仲璋孝廉

承寄惠胡樸齋先生儀禮釋官竹村先生儀禮正義各
一部近日校閱一過胡氏一家樸學於三禮貫串精深
極堪敬佩釋官刻入學海堂經解苦非足本正義經江
南兵燹幾入劫灰乃展轉遷流終成完璧尤爲可幸其

學足駕賈疏而上之教氏更無論矣鄙人物色是書久而未得遠荷贈貽何勝感泐楓臣到津知主賓相得教學相資慰甚

復榮履吉司馬

三年塞上音問雖疏而執事近狀實具知之刻奉手書敬譙上游契重動定咸宜引企光儀良殷祝頌近差頗優能否稍有蓄積爲引見計粵省俗尚繁華閣下趨公勤儉必不爲風氣所移也弟放歸後留都彌月還里經秋雖元龍本無豪氣而求田問舍志所不存明年當築室盤山之下閉戶讀書耳趙君極欲一見惟近益畏囂不願輕與世人接遂未破例延入想已回粵矣

復唐鄂生中丞

客冬奉六月晦日惠書敬承道體清健良愜素懷巧家
威甯兩鑛足供三百年開采執事以綜核長才釐剔鑛
政自必弊絕風清一洗乾嘉以來中飽之習第同心私
祝實不願公久滯銅官耳瀘州開鑪鼓鑄部復若何機
器鑄錢之說萌於閩中佩綸詳細估計不甚合算後石
泉銳意行之停船工以資鼓鑄錢惡劣不耐久而船官
資其薪俸虧耗良多不知粵中所購機器日能鑄錢若
干也藏事番敗英驕使者惟能以通商弭釁而英人要
挾必奢不易就緒邊境日蹙殊切杞憂鄭工幸已合龍
然所費已中外耗弊矣佩綸初夏放歸在都僅月餘即
回里門思築屋爲終隱計而敝邑無佳山水求田問舍
又非所長實有悵悵何之之苦近寄迹津沽讀書課子

不問世事聞遵化北山頗幽僻入春思策蹇往游儻可
安居擬買二頃閒田蒔花樹桑從此閉門戢影矣塞上
略有劄記歸後俗務紛集未暇寫定而藏書太少借書
甚難亦不敢輒以示人惟讀莊管兩書頗有悟境因而
略加箋釋他時當就正也世兄輩今秋回里就試否極
念道阻且長相見何日思之惓然

復黃再同太史

負荆書至諷誦悚愧猶幸自承嘲謔則相狎之由開自
閣下前書雖愠未爲過當佩綸放歸田里以無家可歸
乞蓮池教授自給合肥殷然許以密姻情文兼至鄙人
深維世態預杜嫌疑遂辭講席又值合肥偶感末疾若
以平日愛國憂時之惓及與合肥十餘年始終無閒之

情便當代任繁鉅昔盧子幹隱於上谷不交人事袁本
初請爲軍師亦即就之未聞當時名士鉅儒與之絕交
移書譙讓豈非季漢之時風俗猶近樸厚耶鄙人知近
時人心之詭詐嶮巇故雖在朱門視如蓬戶仍以不交
人事爲主與合肥翦燭深談娓娓情話而已自處如此
頗謂貞不絕俗經而能權謗讟之來大抵出於怨家與
夫流俗無識之徒此何足較所怪一二知好亦信流言
或書問中乖或規箴雜至昔鄙人在朝則一君子能遏
衆小人之狂瀾鄙人在野則衆君子徒拾衆小人之餘
唾此自羣賢識力肝膽性情均不及鄙人之真摯闊遠
亦姑置之惟閣下休戚與共患難不渝實有石交之誼
且與鄙人固深情密契與合肥亦累世通家舉鄙人潛

見之夙懷合肥篤厚之本情不啻掬示肝鬲促席傾談
殆有骨肉不知而吾弟獨知之者乃入都以後震於虛
弦旣多驚畏惑於衆口更致游移審如是則是君子之
出處進退離合親疏將聽命於羣小也然雖責誨頻加
鄙人無不默受蓋鄙人以直事上豈不能容人之直以
戇事友豈不能容人之戇況原心本出於相愛則立論
何嫌於過迂不答之答冀弟自喻至鐵路之役中外集
議合肥熟悉洋情與當事書問往復下筆千言此豈曹
子廉輩必須借翰晨風假足六駁哉乃潛心經史方因
湘文之譽而信之書出鄙人又因過客之言而疑之弟
自無升沈顯晦之見存正恐不免有毀譽之見存耳前
書微致駁詰者以此此豈信讒又何人能讒吾兩人者

白首如新相期永矢遽疑棄絕何思之深耶夫事之曲
直言之得失當準乎理以爲斷理足則何妨十反理屈
則何可重陳今云鄙人賤則姑忍受鄙人貴即不能忍
受得毋猶有升沈顯晦之見存乎纂典方殷主文預試
偃蹇之感今便扶搏而上勿更以金壺餘瀋與散人爭
閒氣也

復章宜甫刺史

居庸爲太行一陁夙稱天險峭壁巖關與泉爭路輿轎
踰嶺猶形惴慄撫膺坐歎時有奔車覆轍之虞幸琴生
同年創議集捐爲伐山槎道之舉復得閣下精心果力
克底於成商旅沐惠藩屬傾忱變兼瓊之蜀道難爲南
康之蜀道易鄙閣西狹不得嫫美於前何勝佩仰承以

記文見委自愧筆枯體弱恐不足贊揚盛美昭示來茲
但琴生與閣下均誼屬同譜又何敢以不文辭來示於
修道顛末敘述已詳惟羊腸一徑積古通行遼金俗仍
射獵往來騎從明駝怒馬不難叱馭而前或無平治道
塗之役元以上都爲避暑之地居庸正輦道所經法輅
繡輿年年納寶如周伯溫扈從集所紀榆林驛則云輦
路冲平平形勝信天授居庸則云居庸東北路草細一
川平似不應僅通蹊綫明正德閒以宣府爲家裏又未
悉役夫治道勞費若何矣考之省府各志均不能詳究
竟有無舊迹可尋殘碑可溯尚乞垂詢耆舊以擴見聞
至記述此次工程必須都計廣袤以符體例來示於道
工里數已極分明而寬窄尺寸亦宜補入俾後來有所

程式即請飭屬詳開見寄陳容民孝廉淵雅靜穆與閣下同鄉其書法優入北海之室記成擬即請其書丹節幕中並有能作篆者就近一氣呵成似較簡速弟已與之商定仍望閣下作書浼之刻工近乏佳手乞在都門物色較僻壤自勝耳

復陳弢庵閣部

諸弟過津一面遽別迴思橘洲夜話五改歲矣玩諷來書深用悵惘所喜上侍康強起居佳勝足釋系私也佩綸塞上放歸家無可居之屋野無可耕之田入冬以後營巢將子久勞小休一年中奔馳紛擾轉不如塞上之靜坐讀書春初始漸近筆研耳都門小住未嘗見一要人清節瓦注之疑明晦未測所自鄙人蹤迹豈宜取決

旭莊讒人罔極所析垂聽夫止謗自修本爲中下人說法君子自修而已不問謗不謗並不問謗之止不止若因謗而始修得毋謗止而修亦止乎今鄙人所遭之謗則皆不根之說底下之談老成深識以爲風俗人心之患其造謠布詠大抵貴鄉人居多鄙人且不屑辨更何待公之代辨吾輩作事決不能俯循流俗更何能取容怨家畏清議可也畏浮議不可也若摧折之餘動存畏謗之心則失獨立不懼之道矣人果卑汙非一二人之譽所能飾人果清矯亦非千百人之毀所能誣但慮實之不存不慮名之爲累也公得毋笑其倔强猶昔乎聞閣下近讀靖節詩效石庵書意在藏鋒斂鐸不審有所著述否以公之才之識不能用世亦當有以傳世願納

鄙言佩綸在塞上了得管子注廿四卷又作莊子古義
十卷近思輯注晉書麤創體例所恨藏書不多同志良
少耳竹坡遁而窮經欲平鄭朱之隙恐有舉鼎絕續之
慮孝達冬閒尚通一電近無書問清卿有一書來未之
復也

致寶竹坡侍郎

十二月二十日奉復書知窮理研經欲破漢宋門戶排
難解紛甚善甚善茲事體大慮或中道而廢他日當更
深論今未暇也承教以莊子之書荒唐無用謂佩綸治
莊無益反害此亦沿理學家陳言然以論郭象之莊子
注則可以論莊子之書則不可夫莊子之書爲其諷詭
謬悠所掩自兩漢以來無知之者宜執事之爲此言佩

綸初治莊子略如蘇子瞻之愛其文辭未能得其宗旨也久之因文以見其道論世以知其人始悟莊子者楚之疏宗生與屈原同時屈子仕於楚懷蔽障於讒故離騷文約辭微莊子不仕於楚咸遊戲自快故其言洸洋適己其見隱憂樂不必同其冀王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同嘗惜以子長作史顧不取莊屈者同傳而附莊於老僂屈於賈者何哉及深考之則賈生服賦同生死輕去就大率皆本莊子雖謂之莊屈合傳可也劉子政漢宗室之賢者也錄其書於道家雖莊子校錄不傳而諸子皆子政親校說苑采莊子貸粟一事入善說篇司馬紹統晉宗室之才者也篤學好色亦注莊子其訓釋視向郭諸家爲近執事今之子政紹統一流顧獨以漆園爲

無用其亦未知無用之用矣至勗佩綸以留意程朱即不能居敬亦可致知忠告之言敢不書紳銘坐然讀莊亦何害於讀程朱也且自其異者視之伊川不同於明道晦翁亦不盡同於二程自其同者視之則莊子合儒道而得其精雖謂之上合孔顏可也朱子嘗言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諸語後人如何下得斯言允矣班志引七略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厯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吾不知子駿之意以莊爲秉要執本者耶爲放者耶顧讀其天下一篇首言舊法世傳之史次言鄒魯之士次言百家之學及天下大亂然後墨禽關老之

風熾焉則莊子之指歸非放者可知子瞻謂其至尊孔子洵篤論也執事立朝行己初無可議惟喜蓄聲伎稍違尊生之旨顧以爲受莊子之病莊不任咎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閒不知爲之戒莊子言之矣解牛游刃牧羊鞭後皆養生要藥願更以莊子爲祛病之方也

致陳弢庵閣部

仲勉下第出都又得快談詢悉侍社康和起居佳勝深慰鄙念佩綸注管子校晉書日有恆課夜則評山谷詩一二卷涪翁詩直是孟郊之流不足與蘇抗而江西派尊爲宗大可笑凡事皆有運存乎其閒耶時事近以鐵路爲一大端以爲是者孝達子壽省三餘皆非之鄙人居此有黜陟不知理亂不聞之意所謂苟全性命而已

愛我者怨我者均求之過深仲勉歸自可了然然亦不足爲外人道也都門近事則介弟自能言之矣姪孫允言聯捷而得主事年才廿二諸事不諳未能與人競仕宦之捷也

復宗湘文觀察

佩綸回里旬餘歸奉惠書敬承階墀引對都輦蜚聲何勝頌仰籌河鉅論與別緘所議商情具徵蘊蓄閱富無所不有佩綸閱歷素淺出試大謬更結舌不敢論天下事惟有贊歎悅服而已管子度地及輕重各篇雖皆後人依託而其言都水與史記河渠書合其理財軍國農商並籌而尤斤斤於持流非後世平準比管書當於此求之王氏父子沿張巨山之說求之古字猶未耳子戴

小屈留都下候明年春試抑即南旋學問無窮得失不足介意載之書來進退維谷鄙見執事行且扶搖直上然政聲在浙恐宦轍亦不出浙耳

復吳子清中翰

去歲文從過津重聯情話適愜渴懷旋奉惠書敬悉動止咸宜尤符企頌承寄示年伯大人所著詩小學歌麻古韻考敬爲尋繹詩小學本段懋堂詩經小學而更加詳博字梳句櫛妙義環生苗先路先生毛詩均訂於歌麻古音之通支部言之鑿鑿茲更取歌麻全部曲暢旁通尤足啟迪後學閣下昆仲科名鵲起家學具有淵源洵藝林盛事也高邑一節已爲轉達弟在津避客與世相忘諸將領素不延接介弟吉士以詞林故事過我荒

齋適弟冬閒感疾未能相見傾談殊形歉仄也

復陳汝庵閣部

承詢管莊注體例塞上三年精力媵於管書其注大要以司馬子長詳哉其言之及劉子政合經義爲職志中多古文說始於張巨山演於王伯厚高郵王氏父子本此以成管子雜誌沿其流者如宋于庭暨近人戴望等皆是也夫使管子之書僅以小學求之而遂詡詡焉詆尹氏之陋此亦五十步而笑百步者耳鄙見於文字訓故不敢從略而尤以發明其學術爲主王霸雜用儒道同流將使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然後已焉所慮者才力不及恐頭白有期汗青無日耳莊子則盡去郭注專以漢人訓詁正之頗有心得嘗作莊子

年表一通其尤自喜者謂莊屈爲友取兩漁父對勘而知屈之漁父即指莊莊之漁父即自謂而以諷屈者假名於諷孔閣下以滄趣名樓願以吾滄浪新解質之左右也晉書方事摺撫要以詳盡爲主裴彭兩家是其前導來示所謂要言不煩矣千里相思極思命駕顧閩中仇嫉竟不能有登堂具酒之日念及淒然甚望公之就我而又未可必也若江湖汗漫之游則近於傳食諸侯意不欲爲相見竟不知何日執事所業如不以鄙人爲弁陋使在參證之列則請示其目無論如何必勝竹坡竹坡學淺而心不虛喜用其短也孝達建議請罷津通鐵路用晉鐵造盧溝至漢口之路晉鐵須待路成運機入山始能鍊治海署改爲盧漢兩頭分辨而孝達移鄂

矣子雋同年之子壯孫世講近時通問竟未知其有羊
角風之疾聞之悵悵兩兒愚下亦蓬頭霸子之流深負
教勗仲弟許以讀書法見示豈忘之耶陶詩似不可學
學之過率似白學之不率似蘇和陶夫以白與蘇尚不
能陶而公欲以雄直之氣強學之乎后山似不及黃公
殆以宗人揚之耳聞板武英殿叢書未到先此申意

致陳弢庵閣部

薩鎮冰攜到聚珍叢刻恩恩一見佩綸即入都省叔母
因安圃得邊遠一道全家行止爲難留十日即歸里門
田盤之游不果近始回津也檢閩榜知丹曾獲雋而墨
樵昆弟見屈前輩夫人想亦還閩矣都下近事諒公處
耳目甚詳不復縷縷惟聞偶齊頗病愈病愈著書而洪

右臣刻古文尚書辨惑載與偶齊辨難書問無端又增
一重毛閭公案右臣因護古文復効廉生創立私學更
可笑也仲勉回里後當仍就講席指顧春風兩弟之來
在近而海天迢遞我二人相見何時茲寄上小像一紙
聊當晤語香山自題寫真詩云無嗟貌遽非且喜身猶
在憂患餘生公對之當憮然耳蘊積萬端不能宣盡

致奎樂山都統

臘尾奉惠書敬承一一入春敬維延釐集祐受福宜年
當如私祝察罕自難不就弟前書所陳與來意不謀而
合至俄人互市孔道中樞實未見及此該處所練洋鎗
隊有名無實略加整飭足以聳觀聽而仍不足以壯聲
威儻欲大舉無此餉力公即壯年志在久遠亦不能顧

到俄畔一層分限之也來書似慮非所慮若牧羣臺站則公之廉明臥治有餘一二年後若不內遷外轉似可就近乞歸矣譚敬甫陛見後履新至速總在四月公欲乘春水生時北上不如請派署爲得體舍此別無策止可靜俟新任或在清江避暑入秋由運河而來陸行勞苦殆非高年所宜願酌之弟歲杪入都一行因家叔母下世一客未見而庚樂秋喜期弟亦未便前往回津已在祠竈後矣安圃因此行期更遲承關注訓誨已於家書中告之但其家累甚重久於邊瘠非宜升藩臬近別有捷徑豈督撫能操其券時賢彙進誰是實事求是者哉特吾輩常存此心不以時爲轉移可耳九舍弟於去春以同知指分廣東旋保知府冬閒羅掘引見舍姪與

之改由東道不徑漢湘矣鐵路由鑛入手鄂中當悉其
詳恕不著筆

孝達於鐵路已成騎虎之勢既須造路即不能不開鑛
采鐵此一定之理道不同不相為謀閣下似不必固爭
在鄂已如秋燕為客不言正可全交漢溝橫隄必招羣
閹此公既懷近更驕滿何從挽回弟處久不通問諒因
與合肥不合之故即通問廢籍之人亦不敢與聞國政
也聞裕壽山言到任即將五福堂拆毀徧立電燈署中
如晝姬妾甚多服食極侈弟未敢深信幸祕示一二
陳幼蓮同年弟不識其人據合肥云在沈左幕中聲名
甚好曾九帥因伯潛劾陳舫仙疑為幼蓮讒閒因此去
吳入鄂即與公書亦出於合肥之特賞並非該守所干

弟本嬾見客又見合肥已爲作書何必多第一紙是以拒而未見並非因其有劣迹又非因其爲閩人而不納也香帥既有所聞公似不妨詳問如在鄂有不妥處真僞不難立判如係前事或屬譌傳再待推求公在鄂已如五日京兆幼蓮旣尚得力似可毋庸易人徒生枝節沈韻侯一入公幕卽是佳賓何況幼蓮幼蓮卽不妥樂山則甚妥吾敢保之一笑若疑爲袒護同年幼樵亦不妥矣

復樊雲門大令

久阻闊豈勝鄉往辱手書感慰尤喜北來有期相晤在近戊子書今始寓目謬承推借非所敢任殊增慚汗賢者在陝治行卓然極爲潤民師所稱舊地重臨庶慰秦

民所望惟聞告近人員須歸原省不知執事初選何地
及近日已否改章良用系念然履舄所經江山生色亦
何必戀戀關中耶佩綸塞上三年得以暇日讀書稍藥
鄙陋管子孤學有意治之而善本甚少雖經孫洪及高
郵王氏父子詳爲校證謬脫猶多鄙人聊以讀書百遍
其義自見及思誤書亦是一適兩語爲讀管之法何敢
云著書也閣下既見與壽丈往復各書略悉鄙人年來
致力之處即鄙人身世兩忘之迹當亦曉然來教猶多
未徹何與

復陳弢庵閣部

仲勉喬梓過津相見奉惠書並審上侍康和興居住
深慰遠懷佩綸歲杪因叔母之喪入都一行春寒意
嶺

稍以乙部游目未能研究管書安圃日內長征馬玉山
爲政操切道缺本瘠加以裁汰陋規所入竟不敷所出
允言須留京觀政兩地米薪支持不易桂林未必宜人
也徵宇領解侍所極喜曾以書抵大同守得其復書屬
爲致賀近調大名矣題句情韻欲流是香山得意之作
不類渭南勉和兩章意在博采格調不高然亦感慨係
之矣一羊乃負薪者之服於野人相宜公雖小謫猶得
賜緋豈消受一領青紵不得笑笑先人敝廬久已傾圯
去年歸理松楸因築屋三間爲家祠在故里不在蘆臺
蘆臺爲濱海重鎮距津百餘里爲通永總兵駐劄之所
防軍鱗次水苦市囂豈宜隱遯若爲攜家安處計斷非
草草所能定遷也要之身世相忘即在朱門固如蓬戶

何必入山深處始爲真隱哉且賁軍之將即遜世亦豈能儕巢許耶合肥相待決非恆情實亦未忍言去摯愛敢布下懷叔毅何日成行甚念承賜橘實棗饒謝謝

復袁爽秋戶部

安圃舍姪過津得手書並廷試策論二篇大箸漸西邨人集一部置之案上玩讀帀月策論得西漢醇茂之氣古律兼北宋雅麗之長中間寄贈佩綸之作最多始終一致尤見古誼足爲交道增重執事學有師承持行不苟嘗以爲今之清容今讀大作益徵蘊蓄之宏所望他日建言行政克展所學實吾鄙之光也佩綸所訂管子羶已卒業但不欲急於寫定自問所讀之書所明之理甚爲淺陋冀十年之中或有心得徐爲改削餘暇略涉

乙部記不强而文更作輟殊無所得所居雖喧此心自
遠于晦若主機宜文字月或一二見不敢擾其公事呂
庭芷則在水師學堂相距十餘里兩年之中僅見一面
乃其暫攝天津道時此外無可見之人無可談之客也
客冬華蓋和尚忽來英氣勃然聞閣下爲撰一文敘其
生平甚詳意欲得之曾屬王廉生太史求稿幸錄副見
示咫尺不能時接鄙人閒往來里廬復賤稽緩爲罪

復奎樂山都統

察罕止能按部就班但能持以廉明使左右司把持朋
比之習盡去蒙民受福已是上乘文字俄人發難不在
東即在西似不至乘庫倫之虛排闥直入察罕口外增
防原是曲突徙薪之計但調宣大兩鎮之兵督撫必然

不允宣鎮情形公所素習大同樹軍已裁汰鎮兵自防
不暇豈能兼顧蒙境筆舌紛然殊非簡靜之法公不願
久於窮邊似不如省此一舉也寄賜玉照拜領爲別已
久弟已有鬚公自應較前見老且喜愛子外孫森然玉
立弟實顧而樂之深推老福也鐵路改造奉省兼顧朝
鮮聞海署已電致香帥蘆漢緩辦旣爲後湖息事亦爲
香帥解圍香必陽牢騷而陰得意也幼蓮求救於伯潛
聞可莊有憾於幼蓮其人浮狡言何足據豫撫兼提向
穿麒麟補潤師應服武補以頭品頂戴仍用鶴補似可
仿行但近日重文不如重武提督盡與宮保公何不竟
穿麒麟補子旣可冒充子爵又可希冀宮銜也呵呵樊
君聞即入都名士習氣似不來可勿見亦省事之法

復李蘭孫師相

前題范吳橋小像醉後狂言意多激觸是以重裝奉寄
承索觀謹將原稿呈上即求誨正吳橋篤於友誼其周
旋黎洲先生之事朱三復謂公於友誼千古一人公與
三復書亦云使朋友一倫不至獨輕於世此所維繫甚
大佩綸患難之餘味此語尤爲欽佩語云求忠臣於孝
子之門請進之曰求忠臣必於義友之門天下安有不
義而能忠者哉至詩入論宗即非唐賢格律佩綸於詩
無所得而頗有固哉之見於七律尤嚴不輕用唐以後
事不輕用夾註欲力矯袁子才及翁覃谿兩派之弊此
兩詩大破其例意在揭出南人門戶之弊可作史論觀
而不可以詩律繩之我師於詩古文均神明規矩不囿

於時尚而能力回風氣幸深教之

復柳質卿大令

奉惠書並寄大集四冊敬悉道履綏和深慰企祝尊著
詩文弟暇日覽誦數過文辭雅粹詩亦清淡閒肆可喜
君家仲塗先生論文謂古文非在詞盟言苦令人難讀
如大作可云理古意高者矣弟尤取其留意吏事民瘼
如吳中水利兩篇均洞見癥結條理詳明猶憶鶴巢館
弟家時出示閣下與京兆論畿輔水利書愛不釋手遂
以訂交今忽忽十年矣鄙人罪廢鶴巢頭白郎潛而閣
下始出薄宦殊可感喟也先兄守一先生嘗官浙江已
卯之春致書鄙人謂浙江上游閼塞不治十年中必有
水患其言甚切及弟辛巳復廁起居以浙中有弟服官

未敢條陳利弊不意去年水災延蔓如此先兄之言竟如曲突徙薪今浙中講求水利亦嘗計及上游否蘇省則常熟太倉各有議論似與大吏所行者不合諒閣下胸羅全局公私曲直自能瞭如耳分校所得當有英才故鄉農事今歲何若極念泳之所校管子已爲戴子高取之刊行但聞泳之尚有定本祕不示人

復張筱颿太守

經年始得報書就悉興居和適深慰下懷端州松臺石室神仙下都賢者移轍斯郡寧若蠲熱漱泉折腥爲政風流定追前軌欣賀無似深味來指顧慮略多然永順猶足爲政何況嶺南曠懷處之肇慶即永順永順即肇慶無往而不自得似不必先有得失貧富之見存於胸

中耳鄙人寄述津門倏將兩載課子別延塾師不務速成足抒垂念讀書寄傲身世兩忘雖日與合肥情話實未能博觀時變有所增益管敬仲宴安酖毒之言與我狄豺狼不可厭諸夏親暱不可棄兩語相足意極悚切齊姜懷安敗名本管子以箴其夫識力遠大時非春秋分非公子即有四方之志將若之何高陽師書問頻通去年叔母在都省問赴喪兩入都門均與高陽相見情好益敦惜二女相次殤折老懷抑鬱殊難勸慰潤師退歸卜居未定前書已道其近狀來書所云將有斷炊之說不知聞自何人吾師誠實和平從未聞爲此過當之語也舍姪因期喪緩至二月航海赴粵已達桂林邊方瘠苦豈能一清債累但力求節儉畢竟祿入優於京朝

官自可免於寒餓士大夫不能卑已徇時舍刻苦更有何策耶

樂山都統十七到津二十日北上在鄂政聲亦具聞之其移節邊方似因忤時左轉來示有託而逃之說出自我人做處實無所聞似無此理特樂山涵養頗深喜愠不形於色故致此疑耳前記文不佳似可不存舍姪臨行始交來不得閣下消息故未書必欲之從緩再塗繳致李蘭孫師相

吾師教習庶常距辛未十九年於茲迴憶芸館肄業屢試第一而尤以漢文帝罷露臺一課受知最深佩綸所作一古一律均鍼對時事立論故忠讜之懷深爲契賞評語獨爲嘉許所惜不舞之鶴貽誚時流上爲羊公之

玷耳而迴視同年大約多謹飭之士少瑰異之才榜運
甚爲霉黯不知新裁桃李有無英絕榜眼文君乃去年
中書第一頗有才名惟聞試卷誤書傲睨儕輩甚不理
於衆口未知其人竟如何天津新設集賢書院專考流
寓士子安圃嘗主此席今年山長無人合肥屬佩綸代
閱一二課三月後司道遂堅求佩綸主講如玉如芸楣
均素識而脩脯本不豐無人爭席因允一年之約但文
賦均不如問津遠甚鄙意頗求定居之計居鄉不可居
京尤不可初頗欲規問津爲終老地計津沽他日亦不
易居碌碌因人終非長策舊交均已斷絕少年誰可輸
心此可慮耳

復顧皞民觀察

前月奉惠書敬承興居住佳暢深慰遠懷閣下前就湘撫自是舊交近客春申未測深意鄙人頗惜此舉一言之於安圃再言之於永詩三言之於雲楣冀達明聽當必憬然不意安姪相見竟未道及而長安親友亦有責言來教乃以爲苛求也夫一身痛癢自知儘有妻孥不能共知者尊計果決久之衆口自嘿何煩屑屑辨之若就事理一再審度恐非相愛相重之親友且不肯出此責言耳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斯言可深長思佩綸或作達官或爲高隱出此語近於相嘲今所遭如重耳安齊杜陵依蜀亦屬隨人作計而其言痛切如此幸三思之以閣下內行克修羣情胥協注選無期之說殆不足困賢者若遂玩世不恭以此爲抱關擊柝則

自枉其才責言不徒親友也守三過此鄙人退藏何暇
詢及邊務因鶴老推及轉生語近滑稽素所未喻恕不
贅辭

復張孝達制軍

雲門過津遠勞手筆孔北海所謂忻然獨笑如覩其人
者也敬維興居百福動定咸宜深慰馳仰承示南北分
任鐵路並錄寄致合肥函稿具曉來意雲門復深談兩
日曲暢旁通擇要亦爲代達昨合肥已有書奉復樂山
雖屬同心於鐵政諒多隔膜今得壽老爲助以建言鐵
路之人贊畫三廠其中曲折精微利病通變必能互相
推究共底於成深爲愉快要之三廠之難不難在煤鐵
而難在經費若效彰利見羣疑自亡似來教亦多過慮

耳管莊兩書治之積年略有一得然管子大義不易條
通莊子微言更無真解實未敢遽寫定本取誚通人承
問愧愧密電收到俟有下詢電音當如前約增減電馬
奉復雖可省簡尺之勞免局生之洩惟鄙人借資官電
不願頻煩尚希曲鑒損惠端溪石研欽州沙壺制度樸
雅拜納感謝聞道體初痊眠食尚未如常極念近日當
已康復伏乞爲時自重

復樊雲門大令

前月抄奉惠書並大集三卷敬承動定多荷慰頌無量
弟回里兼旬坐臥寢饋大集未嘗暫釋野雲一到枕山鳥
馴階胸次筆端稍滌塵翳邨寺有古柏二是遼時異僧
所植於樹根安研謹製序言雖言之不文明弟之傾倒

者至矣與廣雅詩共三冊並繳即祈答入贈詩誼當奉
和近實戒詩兼之怯敵願俟異時塞責尊作以溫李劉
白爲主而天資超拔決非中晚之音爽秋由山谷以入
荆公學力靜專亦不落西江之派異曲同工來教諒已
自審必欲鄙人妄爲品第則謝優顏劣末隙易開王後
盧前爭端轉伏非所敢出也先民有言同時士大夫不
宜輕置軒輊非存忠厚實慎細微耳至弟野性疏懷能
甘寂寞津門囂雜實不欲鬱鬱久居而合肥禮意過殷
故鄉亦勢難隱迹則聊以講席爲野居蓋胥靡申公歸
而教授非風霜子幹出爲軍師來教相愛之深極爲切
至然泰山之昏不聞薦辟晉重之霸豈藉紀綱乎一笑
昨已引 覲何時出都漸寒諸惟珍衛

致陳駿庵閣部

不奉惠書五閱月矣昨得七月手教未滿兩紙疏遠之感未可盡委諸執訊者秋爽伏承侍祉百福履候雙綏適愜下祝津門六月淫雨被灾甚廣永定各河無不漫決水及都城之外辦振旣無善策截漕請帑亦不能如戊寅癸未之如數北人向食黍稷南米平糶不足活民酌禁燒鍋稍有實濟佩綸才力去公甚遠又北方紳士例不與聞公事遇此奇灾閉户而已不能如公之惠及梓桑也東近無事外閒因會議傳譌朝鮮惑於西人自主之說時欲攜貳自速其亡他日恐生枝節妙在呂臣奉己自能不了了之邊海之防不患人之抵瑕伺隙而患我之弛備啟戎公顧竊竊慮俄人之覬國耶仲勉叔

穀兩弟今日過津仲勉補缺較易叔毅自是侍從之才
徵宇小屈然其書法甚秀他日樞曹別開生面正不必
紅氈白帖逐伯叔後塵惟榜下所費已過千金三京官
雖才盡香山長安居實不易殊費深籌耳近狀問兩介
弟自悉孝達患瘡頗重七月始愈得壽老相助當可同
心昨得其書問也寄上果脯兩匣松花蛋兩匣乞答入
言不盡意

復陳弢庵閣部

貴族來津始得六月廿三日惠書並寄賜橘葉膏藕粉
感謝無似避囂畏客貴族遂未延見遲日合肥詢及云
來時公方有疾乃急令人至其寓所問之云所患是時
證尚未霍然廿六日馳電奉詢今已四日未得復焦悶

何似或者公已有書見復而日來殊懸懸南望也仲勉
叔毅及徵宇南歸當已抵橘洲矣手教詢東省鐵路係
合肥入都時與樞譚會議邸意如此現尚未派出何人
督辦鄙人在此以廡下爲霸陵與合肥雖日必兩見卻
不願參畫公事況洋務乎羅稷臣謂使鄙人相佐必有
更張今仍舊知果不預聞公之知我乃不如羅乎聞羅
與叔毅聯姻確否餘兩弟代白不縷縷

致方亮儕

昨從子莪前輩書中驚悉尊甫大人於七月閒仙逝追
懷同患愴感百端爲之熱淚盈襟不能自制竊念尊甫
生自將門夙嫻軍略馬江之役以一旅之師處孤危之
地卒與黃定侯提督出奇應敵船廠賴以保全水師失

利亦與陸軍何涉特賞方出於朝廷積讒乃興於羣
吠牽連絀議殊屬不平尚謂方叔壯猷得時則駕何圖
霜蹄一蹶風飈遽摧令人扼腕無已世兄輩性成至孝
尚祈節哀順變勵志成家以慰先靈以當大事語云不
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有厚望焉昆玉輩共有幾人家事
若何尚祈詳悉示我寄上輓聯一副祭幃一懸聊申微
悃務祈置之靈側是爲至禱

復陳弢庵閣部

十月廿五日奉惠書並賜秋橘諫果感謝何似忽忽改
歲伏想侍祉安和興居清謐爲頌侍九月閒回里兼旬
感受風寒十月還津即病至臘尾始健壯如常閣下早
衰之歎彼此同之然公尚如運甓之習勞侍則如弛弓

之難穀如何如何來詩神似中晚非鄙人所能到相約之地適中無如滄瀆地主無如武昌但恐蘇子美欲遊丹陽有不欲其來者所謂沙鷗猜我不肯傍青綸也要之我輩會合縱不上動星文亦自稍係人事決非泛泛尊酒論文者造物亦甚尼之耳竹坡下世侍欲與再同理其遺文而壽文又歿於任所再同久病近尚咯血盈升都中知好書來均稱可慮日來擬扶病挈眷出都此二事皆侍佛鬱不如意者至於內憂外侮相乘而至肉食羣公方熙熙如登春臺雖作賈太傅痛哭流涕何益假我兩人仍在起居亦止可投効而去耳言之慨然故侍今日所往來於心者止有兩端一則卜居無所一則娛老無書也梁大令書於歲杪始來人亦未至想知鄙

人拒客之故奶餅乃堂上所好樂山赴邊時屬預謀之與奶皮均於臘月寄來茲特奉上非敢作玉盤之報也

復張孝達制軍

初二日馬勇回奉復書敬承道體安和適如頌仰再同病狀危篤見者均爲駭歎而津門無術救之無策留之到滬語言神色更劣於在津時到鄂必又遜於在滬時以纂典之積劬聞喪之深痛奔赴之憂勞憑棺一慟各病齊作是以六日之中遽爾委化誠如來教天厄之也我公於其久病垂歿之際延致遠醫日日鳴騶臨視深情厚誼聞之感佩涕零前於得電時勉答數言回首舊游頻揮熱淚茲復尋繹手答益覺萬端交集襟袖漣漣矣子壽丈在鄂較久吏畏民懷聞再同云紳民有請公

表揚入循吏傳之意公已電之再同學行兼備赴義若
渴力矯時趨近年都下風尚喧卑更有獨立不懼之守
不幸短命豈唯黃氏之私痛吾黨之私悲實爲斯世惜
之然中年尚未著書詩文殘稿不自收拾何以信今傳
後惟其至性過人實與徐邈先疾因哀增篤無異能否
援治司業麟之例於表揚壽老疏內附片奏明俾其姓
名附見於公之奏議藉以不朽再同父子摧折不及三
月福善之理已不足憑獨其孤征數千里雨雪風濤經
歷江海不死於道路不死於鄉里而獨歿於老父之柩
前仁人之宇下是夫隱隱以孝子之名歸之而待公之
表彰以爲結局前鄙電所謂前因是也其眷屬聞於望
後回里壽老不名一錢三房之外尚有二女待字即略

有餘俸再同云義不忍分其婦賢明必從其志就再同一房而論兒女之累甚重藏書之外行篋蕭然難以存活鐵生即服闋補缺力恐未能兼顧鄂中集資辦理葬事必不能餘衣食之用實難謀畫其世交可仗者公經理兩喪心力俱竭合肥亦贈恤廿載情誼過稠佩綸至戚至交分當爲之籌措而依人作客境與願違此外如陳伯平瞿子玖輩即勉力濟助亦恐無補於事擬作書商之鄂生中丞而戶部與之爲難挑斥銅甌憂讒畏譏鬚髮頓白殆未能籌出常年巨款此則終夜展轉無可如何者矣本甫性極聰敏再同馭之甚嚴故年來學力有進應請公面命歸里不可廢學爲要其存都書籍物件已由子玖廉生妥爲照料矣政務躬親感逝之情尚

祈節攝爲禱

公嗽疾未平所懷萬端忽有危語殊非耳所欲聞詢之馬軍則云神采嶽嶽少釋遠系子桓云旣傷逝者行自念也正深情入語耳然黃公酒壚邈若山河鄙人雖未頭白每感舊游惘惘若夢公以憂時之抱兼歎逝之情宜其中腸耿結也廉生云使生存者轉益親然可親者有幾人乎殆不堪回首矣竹坡之詩與伯潛商及擬俟其兩弟入都覓一寫官錄副或可付刊其與洪給諫爭古文尚書至於嘵嘵謹昨後不能堅又欲合孔鄭而爲之解紛據云頗爲公所許佩綸未見其稿也如有可采俟廉生稍暇或求其遺稿耳

致李蘭孫師相

再同過津形銷骨立諸醫診視右肺已損疾不可爲據
云在都先服薑附後服苓連溫涼雜投卻未服洋藥星
奔甚急洋醫亦復束手合肥資以千金佩綸見其病狀
支離涉海可慮因電屬孝達前輩派弁來滬相迎自攜
兩僕送之到滬適有常州名醫費繩武在吳淞延之一
診亦云無救十四送其上江輪十八到鄂廿四即已委
化殊堪慘惜香翁集資送歸此後生計蕭然尤難籌措
其爲人學行兼備與佩綸交誼始終不渝丙戌送孥出
關古誼可佩不幸劬毀以沒佩綸分爲死友竟無策恤
其惻嫠徒呼負負吾師惓念及門當亦爲之悵悼也在
滬兩日佩綸獨處舟中倍形寂悶歸途寶相之子景觀
察同舟避喧亦未接晤想彼到都述之回津倏已旬日

館師延一績溪孝廉乃故交章琴生太守之族人三月
閒到館藉可息肩年來萬念俱平兩兒旣非雋材實無
速成之望於師席何敢苛求而在署延師趨之者藉爲
捷徑非干求他事即要索厚資世風卑下如斯熙攘豈
徒朝市可爲浩歎公族人尚有廩生寒族僅有一族兄
是道光朝茂才年六十八去年請其在家課族中子弟
而年荒乏食子弟均不願讀書衣食足知榮辱誠爲名
言自歎經世無具即贍族亦復無能良由才命俱薄耳
世兄輩不令出門最是傳家良範世家子弟不患不聰
明而患不誠實若一經沾染時習即憑藉餘蔭濫竊高
官而爲誤國之權奸即非亢宗之令子昌黎所謂一豬
一龍乃以貴賤爲言所見殊陋其實清溝汙渠自當以

人品清濁爲定耳以公言提筆四顧闕閱羣公不值一笑矣門工未畢重以祠廟出自慈命雖勞烏能已幸未以萬壽山工程見畀否則難題不止餉絀料艱也額裕如司臬出都相見云舉朝酣嬉政府自矜五年之內事事勝前獨見公憂國之誠溢於言表鄙謂前政善憂後賢善樂誠哉後勝於前也佩綸俟下月擬仍理校管舊課藉以遣日惟津門無書可購談友難逢擱筆即形枯悶聞公新得椒山一卷甚佳此外更有所得否

致唐鄂生中丞

溟雲遼遠久闕魚鴻當諒之也春深伏想興居安健馳頌無涯子壽丈一生正直未膺旄節遽卒於位再同先膺疾患遭憂增篤二月初攜眷星奔見其病已支離雞

骨枯瘦與合肥至舟唁慰勸其留津養病再弟決意南
行不能強挽佩綸送之至滬預電孝達尚書請其派弁
來滬迎替於二月十四日由滬改乘江輪赴漢與之握
別淚下如絲旋得武昌電音再同於十八日見喪憑棺
一慟良久始蘇孝達前輩急為延醫診視中醫束手西
醫云肺右葉已壞果於廿四日毀卒子壽文殯次佩綸
之於再同交同骨肉感其流言不信患難勿渝今之古
人至其學行兼備尤為我公所知無煩贅論不料三月
之內父子俱亡福善之理竟爽殊可痛也現聞眷屬於
三月望後回湘兩世遺文恐子弟未能收拾葬地亦尚
待經營其最宜籌畫者壽文身後蕭然即略有俸餘再
同云尚有一孀弟婦及未嫁之二妹誼不忍分其夫人

賢慎必從其志湖北集資或可支葬事過津時合肥贈以千金然已半耗於道路孤嫠滿目何以爲生其喬梓交誼素厚者合肥存恤廿載情義過稠南皮經紀兩喪心力已竭佩綸均未忍再與商及常年助款惟我公與佩綸分屬密姻交均莫逆理宜爲之籌措而佩綸又困約閒居力違所願公亦羈於銅官所入不足自贍爲之奈何惟此事反復思維仍須藉公大力通盤計畫必令再公一房歲有五六百金助款始足支持令孫壻本甫世講年已十八學已小成能令其不爲米鹽所困一意下帷服闋儻得一第庶幾不墜家風稍振再公一生鬱勃之氣乎公盍與孝達尚書熟慮之壽丈及再公性情耿介爲其子孫計亦不能徧作乞米帖耳尊處聞農部

刁難頗形掣肘恃長才足以應之近年道體何似前聞
再同云滇中官吏尚稱和洽眠食亦頗健適此後更無
從探問極望惠音以釋遠念佩綸仍滯津門不交人事
故鄉無屋無田竟不能居惟每歲或一二次歸省松楸
咫尺國門舊交銷散有招之入都者竟爾卻步杜門卻
軌於故紙堆中覓生活而已知相愛附述一二藉慰塵
懷

復陳弢庵閣部

徵宇世講來奉惠書敬審侍祉康和興居住勝深慰遠
念再同在滬已延費繩武診視據云肺經已損疾不可
爲勉立豬膚湯而去到鄂六日因毀增劇竟至不起殊
堪痛惜其歿日乃二月廿四何公處尚未知之竹坡家

事相隔二百餘里亦竟茫然昔恃再同略知都下消息
今則知交日少耳目日孤詢姪孫輩尚未得復意欲援
圭公例先刊其詩惟必待仲叔兩弟入都始能集手鈔
撮由公選定交待付刊再同子幼遺文未能收拾其學
行並過人乃竟一無所成較竹坡尤命薄耳拙作祭壽
丈詩文及竹坡輓詩因回津未久即聞再同之耗心緒
惡劣竟忘寄上第二首與公作意同韻亦同千里應聲
似亦未讓元白侍近顧一書手寫書暇擬將塞上詩錄
出惟和霹靂梧一首遺去公處如尚存此稿望屬侍姬
錄還否則乞示原韻記押尾韻不能全韻當補和入稿中耳拙詩
苦不專力亦未能如竹坡之純用性靈此事想由夙慧
耶湖上游須舍弟他出方可否則當道先施未能過拒

轉覺無謂清湖乃成北歸路不願重行思公自是實情
不能浪游亦是實情我兩人定不寂寂以死天生龍劍
會合當有時正亦無庸過急也棗糕謝謝

復陳弢庵閣部

徵宇過津後曾復一書當已入咎近惟動止百福壽伯
第昨有書來云其弟仲第之病已瘳堪以告慰鄙意欲
先刻其詩而伯第則以所著經說爲重且待仲叔二弟
入都始能酌定或佩綸秋閒入都一決之然國門咫尺
意實畏囂去否亦不敢預定拙作詩文未得古人門徑
止可聽其棄置而塞上一編爲生平艱苦之境必當錄
存敝篋示子孫以毋忘束縛因而類集都門所作及少
日筆墨雖遺失過半尚得數百首隨時改定亦暇中自

遺之一事駢體一冊爲孝達遺失內惟許君畫像記可
存鞏灣游記不佳因經公手寫便亦增價丹曾處有稿
暇乞索之壽序止可刪削惟尊處一篇似宜存之亦望
命小史錄寄彫蟲小技豈足示人聊以自娛自欺云爾
漱蘭竟引疾歸初欲建言而去殆爲親友所阻身在朝
列見聞較確必有不能不去之故漱公可敬而時局則
彌可憂耳有范秀才當世者近爲合肥延課其子據云
其弟鍾嘗在公學幕而其友周君在閩深得公說士之
力范爲古文有名本漱蘭客其人學力行誼若何侍近
實不敢輕交人待公言而決之幸詳示公近何所作甚
念臺灣易人番情商務若何鑛事部駁固有意爲難而
原議亦全無條理利弊殊不了了林爲公戚當悉其情

再同喬梓柅眷於四月初回湘鄉得其弟秦生書一切似無條緒孝達函電均云續有詳書逾月未到殆又爲案牘所困未暇作書也瑣瑣以當面談

復陳弢庵閣部

昨奉復函敬悉因時納祜甚善甚善侍學詩之力甚於文公乃稱其文而不甚許其詩殆由性不近詩日來點勘臨川集俟一二月後如有進境當再奉寄元白皮陸之約何不由公主盟挑戰乎壽序聞屬叔毅代錄此瑣瑣何足勞賢弟願改命侍書且俟秋爽暑天揮汗作書乃大苦事侍處覓一書手三伏亦令輟鈔也再同眷屬已於二月閒同舟回鄂近已回湘鄉尚未得其來書壽伯第當是克家之子有復書附寄閱之惻然丹曾寄葦

灣游記本有兩篇止存其一文不足存而其迹不可不
存有無限感慨在一文中丹曾詢出洋事侍茫然不知
昨爲詢之合肥據云閩書意略沈重吳現擬令嚴宗光
與沈同去可轉告其詳仍未細考當已見公牘矣嬾殘
有言那有功夫爲俗人拭涕丹曾吾所愛略一拭之不
可爲常耳

復汪仲伊大令

兩奉惠書敬承履候多佳深副頌仰佩綸寄迹津海與
晦若諸君子頗望遠來茲聞主講郡城爲多士幸吾鄉
曹澹齋先生守徽日嘗講學於紫陽書院振起英俊施
愚山甚稱之其子賓及先生亦有黃山紀游詩不知貴
郡志乘尚存其迹否尊居花木甚佳惜種桑之利未能

被及吾鄉園名獨樂與世相忘甚爲賢者惜之

致陳致庵閣部

丹曾以事來津詢悉侍祺安吉道體嘉和深慰注仰佩
綸前上兩書當已次第入察亟望復書至今不至馳系
良深近狀如舊山谷云日厯如山不到詩鄙亦爲管注
所困詩竟少作欲哭再同思久不屬定可知也閣下不
應束書不觀即如東坡黃州不專觀一書然書傳論語
說實成於此時閒中歲月可惜公才十倍鄙人豈竟無
意於此詩之理微可以遣悶不足傳世耳仲叔兩弟入
都約在何時徵字未補缺不及考試差然試差亦斷非
無因可得者都中知舊日少二三親友書問亦簡故耳
目孤陋卻是養心之法丹曾歸便寄一紙

致李蘭孫師相

前復一函未盡所蘊而每思函丈握管輒停蓋僅述瑣屑則佩綸讀書課子之外無事可書欲縱談萬端則杜門念咎之人不如一嘿此書問之所以遲疏也履茲新涼伏想德躬康勝潭社咸宜當如所頌佩綸注管麤成入此月來擬從事經史以洗厯年蟲魚之困然尚未知所向以其暇評玉溪詩三卷考之新舊唐書駁正馮注五十餘事稍白其放利苟合之誣復從通鑑長篇及宋人雜著搜剔山谷遺事欲訂正其年譜然藏書太少精力不如往時苦未能成合肥相對三年旣不欲談時政每至同坐詞竭此外可談者少守杜陵託契少年之戒與其面交背笑不如簡緣養心津門無名勝可游紫竹

林頗有果園花塢均屬西商所營未嘗一履其地雲捐
諸君頗重值以收書畫到即羣空寂居者力不能致之
一室中死灰槁木蓋不減趙邠卿之複壁著書管幼安
之木榻穿坐矣兩兒學業稍有進地館師欲令滄兒秋
試嫌其毛羽未豐不必汲汲意欲早爲締姻而此閒未
便及此都門知舊甚少苦無相當者向平之願一時難
了爲之悶悶朱子涵奉母出都過此迴思故劍兼望舊
巢爲之鬱勃累日蘇子由與黃師是爲姻家其人乃章
子厚至戚也子涵近亦與樞要爲婚天下事無獨有偶
乃如此張朗齋以洋債干部駁一急而疽發背何嘗能
作遺疏遺書蓋久已不省人事矣其疏稿書稿皆徐廣
陞謀之倒填年月而發真狡詐百出也局虧數十萬非

糧得撫不能了洋債則合肥據遺書爲奏聞張樵野侵吞美償卹款在粵爲人告發又將出使經費生息臨行復屬崔惠人照辦近爲旗昌倒卻六萬金無著皆馬建忠經手此人鄙詭奸詐而合肥太厚不能去之近雖暫撤商局仍將復用小人道長觸處皆是如此如何如何附陳以廣公聽耳

復八弟

得月朔手書知定於十一日接篆視事小試專城政聲大起爲望富春山水旣佳且高逸如嚴子陵英雄如孫伯符均是部民亦足以豪詞訟錢糧均宜加意初任固不可大意上游有長局短局未定之說尤當刻刻隄防論民事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見論已事不可不存五日

京兆之見一切從節儉處立定根基將來受用揭曉後
周令赴諸暨署事劄到爲期已有三月可擇地方有益
之事興辦一二積德即宜子之符行仁亦承先之孝且
吾弟年已四十才能稍展其長一年光陰如駛似倣些
實事不負生平是爲人要緊處聲名尚第二義也弟以
爲何如上合肥書中有誤典已爲改正原稿寄閩嗣後
宜斟酌即書院出題之類亦要妥愜勿爲士子所輕富
陽儘有文人記孝達丁卯所得士解元朱彭年即富陽
人而竹坡之門人夏主事亦有學問但爲人迂怪之至
兄與之亦有一面也去年合肥爲先人補書明致書屋
額因而作對數十聯兄爲弟乞得一聯時適小病竟未
寄去後亦殘冬封海遂忘之矣茲檢出寄上可裝池以

爲坐右之銘較回省鵠行一聯尤親切有味耳

復宗載之姊丈

兩奉手書敬承一一聖教須原石未斷本翻刻不尚寄本已失其神即以述求之宋搨似佛道崇虛之道字與形維兩字均有黑斷紋此本道字兩點已摹失波飛二字中黑子亦無之若與合肥兩本較量須以原本合觀昨見黃子壽丈一本乃明徐文穆舊藏與合肥一本足頓頑矣聞以三十金得之可見宋本尚多吾輩未遇耳前於帖畫持論近刻深以爲悔閣下得毋微愠此次澤甥文來自以阿舅爲識途老馬持論又不免於刻不知外甥亦愠之否然素性如此諒亦不致見怪耳所從館師似爲墨卷所汨理法不清近來師道不尊實由操術

不工之故如欲求進步須擇良師但在壻鄉殊難苛求如何如何別梅圖詩早成而未敢書來書之詞甚婉而迫鄙人即貪得無厭斷無乾沒張溥東揚復畫梅之癖此較可放心者特偶閱數年前爲人所題輒思毀之重書恐後此見此書又欲毀去不免臨書輒止稍暇或醉中一揮復命愈督責則愈不書矣雖五管城子無益也一笑

復劉仲良制軍

前辱賜書猥以元相之戚薄致束芻尚承齒及愧汗無地漸寒伏維公望日高柱躬多福深用祝仰獻夫司關未及三載四月閒隨節巡海歸而悼亡其太夫人以痛婦故高年眠食不常旋亦棄養明日扶柩南旋獻夫精

詳篤實姪與之極相契合每謂傅相左右恢詭之才多而誠慤之士少如獻夫者累世通家緩急可恃北洋殆無其匹傅相亦以爲然也品蓮以送部不報不免鬱鬱現已乞假回里近日人人熙攘自以爲可海關大抵顧國課顧洋務顧淮軍大局者無一人焉佩綸往日亦嘗與傅相論淮軍則必推公與省三今省三以疾去矣而縱觀時會淮軍必得有才以持之始能相維於不敝所謂才者非二三聰明子弟十數精悍將領即足當之必其才足爲傅相與公後來之勁而後足以當之耳往與左文襄亦嘗論湘才矣文襄微笑云諸葛之後僅有姜伯約桓公之後僅有王愆期生才止有此數無可如何蓋指楊石泉輩也今顧當以峴莊文卿輩爲姜王耶湘

已弩末矣淮當若何豈亦如老左之論以生才只有此
數聽之渺渺之天耶佩綸昔之言淮軍公也今之言淮
軍私也然惟其私則言之過切傳相與公當不以爲忤
耳時政日非外患日迫必非罷兵偃革局面公等當以
求才爲急若佩綸則壯志已灰孤生□棄今之偶然放
論所謂平生飛動之意剗除未盡者不過旁觀曲突徙
薪之見恃公相信之深也孝達入朝邑之說專務聚財
而又不能節用在粵尚可鄂則地小不能回旋乃至朝
三暮四開罪鄰封來教可云虐謔然近日都市白晝橫
行便覺綠林豪客尚是因公起意與卅六鑪自鑄橫財
者有閒公當掀髯大笑謂鄙人袒護同鄉不免黨人習
氣耶昨送獻夫意頗黯然酒半念宜有一書奉答不覺

腸胃芒角槎牙滿紙尚乞諒之勿以示人

復李蘭孫師相

十四日手諭十九清晨奉到在京引局實爲遲滯者三復十讀敬譖道體安和以慰遠系館師又須物色合肥云公何不延己丑門生之在詞林者與之堅明約束當可得力鄙見此尚是道光間京官議論今之翰林能坐定教授生徒者頗不易得矣兩弟學業不可閒斷且必得耐心講解始爲有益公將何以策之甚念甚念合肥近因朝陽教匪作亂調度各軍不免煩勞熱河吏治官貪民困黯無天日都統贖貨無厭似謙禧且十倍奉直派兵會剿恐匪徒敗則遁入蒙古部落淮軍所恃火器絕幕風雪嚴寒亦不長於追逐若聚殲則大幸耳此特

小醜弄兵而內頗張皇民心亦隨擾惑其故尤可思也
潤師欲出之意本不甚銳聯仙衡過津目擊外省上蒙
下怨之弊謂得一好軍機天下之福得一好督撫一省
之福擬力勸潤師出山救一方百姓此亦仁人之心
實是迂儒之偏見豈有源濁而流清本曲而末直者乎
自當以公言爲準當徐啟之佩綸枯悶無慘以極爽快
之性而強之處極委曲之地以極孤冷之性而強之處
極煩囂之地此三年中視塞上三年尤覺偏仄竟不知
造物何意弄人擬俟歲莫與公酌定努力於春閒一來
此心灰絕萬事不理所拳拳不忘者惟師門恩誼固結
綢繆而已然迫之使不能居都下並不能時游都下此
何故哉樂道去年寄贈一聯今年六十廢籍舊寮實有

致祝之心而無致祝之分合肥以爲豐齊均不得體遂爾中止乃承其殷殷垂問屆期吾師前往祝壽乘閒一白鄙忱似較合情恃愛及此亦以朱邸深嚴境地睽隔非公莫能曲達耳餘不盡欲談者十日不能盡欲寫者百幅不能盡止能以不盡言了之即見面亦仍不能盡

復袁偉亭觀察

頃奉惠書敬承蓋籌精密動定咸宜適慰下悃朝鮮事棘苦乏替人聞傳相意在留賢已與當事商準祈謹慎爲心不事操切班定遠告任尚謂蠻夷懷鳥獸之心宜寬小過總大綱於今日朝鮮似近之弟不預世事洋務尤非所諳因屢承下問謹復數行嗣後音問簡略幸諒之也敬之回里後僅致書李贊臣而敝處無書人過拘

謹冀其識力漸充克承先志耳朝鮮如有圖志詳雅者便中寄賜一部爲感欲稍悉其形勢耳

復李蘭孫師相

合肥之疾十一已退熱而自以神氣稍弱驟進參湯以至餘邪內伏嗽重痰膠十七八頗形委頓近以清解之品投之漸就痊可至日一陽來復已能治軍書稍接將吏自今日始恐須料簡積牘然高年似宜靜養而此老喜動不喜靜亦正不願靜養也知垂念故瑣及之邊民內爲教堂所虐外爲蒙古所欺而厯任都統無非政以賄成是以釀成此亂建昌之匪即由教堂先殺在理董事迫成而近日喀拉沁部落於軍到後竟有誣指良民爲盜慘殺全家老幼之案邊民半屬流亡客作蒙教兵

賊迭罹其害誠爲浩劫賊勢近以教漢貝子府爲老巢
赤峯烏丹城爲巨股葉曙卿經合肥咨函迫促令其親
臨前敵然尚裴裒於建昌之榆樹林合肥病中亦歎淮
軍竟成暮氣近又派盛軍馬隊五營淮練已十六營前
往協剿內閒初頗張皇近甚藐視實則此賊不患其兇
熾而患其竄流必四面合圍一鼓殲滅方免遺孽而事
後整飭吏治尤在蒙客民教設法持平此層必辦不到
耳樂山衰態日增恐難支久此亦氣數爲之此番力疾
就道理宜如此而文山竟勸其毋往殊爲詫怪俄使披
猖洪竟藉端入譯署羣小以洋務爲終南隨事生風不
堪設想公與樂道亦止能局外浩歎何況鄙人所可恨
者天設此吏非吏隱非隱之局困我三年進退維谷未

免臨風立月自歎自疑入都之行公尚嫌其遲回正恐他日入都一傾肝鬲公亦無能爲我策必悔不應召之使來又使老懷擾擾數日耳蔚如性雖略寬而世弟相從日久畢竟輕車熟路易於見功且子弟讀書亦須循序漸進使之嚴憚不若使之樂從此亦近日擇師責子閱歷有得之說卻非敷衍塞責者所得藉口且敷衍尚是從前中朝大官作用今之從政妙在不肯敷衍直是舞弄太阿而已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雲楣入都問有無書問致公答以代陳苦悶之狀別無他語其人雅俗共賞當有遇合因在都舊識尚時見之如士周輩均有來無往歲不一二見也

復顧皞民觀察

臘尾奉至日惠書敬承一一唐君超擢臺藩閣下即膺
備兵臺南之命胡傳亦飭赴臺不準留蘇想見聖
心垂意海邦遐想新猷不敢隨俗私賀也雲楣司臬展
覲回津此才有目共賞本不必盡聚赤嵌劉沈如同功
之繭劉功即沈功沈過即劉過來教曲爲區別猶有死
生同異之見存乎其閒未爲篤論惟瘴海風土異於江
南閣下一時不能離臺眷聚亦須迎往此可念耳政治
軍謀弟已退居斷不置喙也傳相仲冬小病頗久近已
復元賜壽便蕃陵差停止大可靜養朝陽之亂因蒙藩
苛虐鬼教欺陵州縣貪酷都統糊塗釀成此變賊不過
數百餘皆脅從是以兵到立即撲滅然蒙教益橫一樂
山其如之何誼齋久不通問果有請封之舉或是戲言

何子貞俞蔭甫晚年均如此未免可笑鶴老喪弟作百韻詩哭之甚爲鬱悶閣下宜有以慰藉弟自從者去後甚苦岑寂繼而思之有聚自必有散亦遂廓然日惟以小詩古書自遣孜孜如作太學生時世有斯人亦復不惡乎

復陳弢庵閣部

周子玉到津奉惠書知去秋道體違和入冬始瘳甚爲馳念佩綸雖身留東閣而心遠地偏久忘世事南北教案紛起當道以睦鄰爲主漸就安帖積薪火上隱患自不待言臺灣偏隅消息更不易達今沈應奎已死於道路唐超擢藩司一如尊意孝達近有書來因再同家事頗煩商榷國政洋情視爲禁體矣拙著莊子專主故訓

與老前輩以南華遺悶之旨不同用以遺悶則向郭之
注已足鄙說轉爲多事承示鄙詩氣太直意太盡良友
箴規敢不拜受十年前子儁即有此說更厯患難於詩
事頗費磋磨乃依然吳下阿蒙並無進地良以自愧荆
公詩已閱竟尊說謂其晚年深婉不迫語本石林鄙見
朱以爲當大抵一人之詩文事業有與年俱進者學爲
之有與年俱退者氣爲之荆公中年視天下事無不可
爲故其氣有一往無前之概事業文章均有堅勁氣象
晚年則悔心已生委靡不振其詩亦信手寫去不免老
境頽唐而學力精深亦自有天成之趣此種火候出於
自然不能強學侍今年四十五究是中年而非晚年豈
能便到此地步乎質之大雅以爲然否范君課讀不能

時接且熟讀老前輩書似與仲林相知甚深其兄之人品學術想久在藥籠無煩月旦此次手教處處以不直不盡示下走論事論文論人均於言外見意乃愈形鄙人之率易公自得乾初九之潛鄙人自號繩叔其繩則直亦各適其適也

前書墨審未乾手教適至奇甚竹坡摺似宜全輯留中者向不刊行至曾胡集出此例亦已不遵 旨例刊摺後 硃批即如此又何疑焉但不宜如黃文襄之孫於摺尾分別發鈔留中轉予人以柄耳鐵政費多效少自不待言鄙人雖偶通書問亦不及時事更不敢有所獻替今日那能直盡乎

致李蘭孫師相

初八叩別十一晨正抵津都中十日之留承吾師屢設
盛饌情話纏綿深破積悶非不欲多作盤桓而都門囂
雜非閑人所居是以決然長揖論國事則如覆水不收
之棄婦尚課米鹽論公門則如厯塊蹊蹶之乘黃難施
銜勒加之徘徊私計展轉生平安齊敗名歸里無屋有
蹙蹙靡騁之嗟不覺其意興之蕭索無俚耳雖侍談談
亦不能盡意也買書數篋而歸藉此消磨歲月但心境
盤鬱即讀書亦乏心得造物旣以閒人處我並此半房
山一溪水三五間茅屋而靳之亦獨何哉二年始得一
見見五次談千百語然惘惘與未見未談等如何如何

復陳弢庵閣部

仲叔兩弟過津拜棗鮐園橘之惠敬悉侍祉安和興居

暢洽深慰遠念侍以邊外姑杜夫人下世入都一行小
住七日恩恩言返未知仲叔兩弟寓所不克詣談壽伯
第許僅留一紙徵其先集尚未得復鄙人正月閒左耳
流汁飲食銳減病後勞勞轉爾健適益悟宴安之爲酖
毒都中見聞未能縷述介弟輩當必詳之矣前歲屬雲
楣覓王蘭陔管子地員考證一種書頗龐雜侍節取入
注而雲楣爲刊行其原稿有拙序一篇寄奉下執視文
境稍有進地否叔毅似恪守桐城嫌中有排句范肯堂
說同鄙人所以未改者西漢文字排句甚多昌黎振八
代之衰亦未嘗有奇無偶桐城以不排爲古文阮文達
又以駢體爲文散行爲筆均屬一偏之論主張太過竊
謂散文莫古於周秦西漢駢文莫古於漢魏無不散中

有駢駢中有散執一為之非拘攣即薄弱所謂獨陰不生獨陽不生也侍於古文用力甚淺閣下所知然少習聞李穆堂錢竹汀之說不甚喜桐城亦並不甚喜陽湖故其持論如此願老前輩有以振迪之名心不能化旣不果濟世退而欲與文人爭一席更覺推倒開拓視去朋黨平賊尤難然鄙人遇事每如不度德不量力之息侯如何如何

致李蘭孫師相

奉復書敬悉 殿前讀卷道體康和深慰下悃一甲三人不知何卷出公之手廣西竟兩元繼起自是盛事佩綸歸來將及兩月竟無讀書之暇所聞所見無一暢悅之事小病淹遲午節始愈也師前屬作書力求豐腴而

合肥云已在山澤似瘦硬爲合因戲言生平知己惟二李相公然論其人則合肥以爲儒公以爲俠論其書則合肥以爲宜瘦公以爲宜肥兼取之則品當在文儒武俠之間而書當在燕瘦環肥之際乎

致趙菁衫觀察

竹孫留刊州志丹來不赴春明久不得手書爲念近維動定安佳也佩綸久寄津門去故鄉咫尺而鄉人無可與談者故里山川人物殊難徵信讀新修畿輔志於吾邑多取舊乘亦鮮異聞去年爲人作牛鼎跋斷爲宋宣和時器一洗金石家捫揣之陋或疑器在吾縣何不傳會古初而必定爲天水不知區區之意正嫌以蔡京僞器汙我善土耳北山旣不能徧游水之入海者以陡河

還鄉河爲大近人以還鄉爲巨梁水陡河爲封大水鄙
稍疑陡水若是封大水則漢志何於海陽下但云封大
水緩虛水皆南入海而於南下不曰南至土垠入海耶
似尚未確弟於鄉中道里不了了博通如閣下何以教
之敝村有金碑一道文極鄙俚而以縣西南爲嘉禾鄉
似金之營田在西南如尊居及青駝寺清莊湖一帶均
窪下似足當之不知平日亦有考核否

復宗載之姊丈

久不得手書正切疑悶昨奉來教知眷聚全到滬上客
中兒女繞膝自足爲歡惟八弟書云述甥留虞確否寄
惠聖教序沈石田畫謝謝沈畫蒼秀雖屢裝傷邊無損
全局煖叟乃執聖教爲唐院體之見所見阮文達跋此

帖說亦如此此本不及合肥所藏北宋兩本病在標者
擠作每半幅五行皆空處全去便覺眉目雜於一處愈
形其湊合之迹歷經蔣湘颿程易疇所藏自是精拓何
跋轉覺無謂惟前云贈畫寄售帖此忽脫贈兩美令弟
受之悚惶帖價可否示知乎萬無兩種均有取喻互見
之論似與帖賈說行話者
多年老郎舅亂說
不妨實在欣慰也姚伯昂隸書弟不甚喜之此時姚隸
亦甚減價矣可勿收從容物色不必汲汲古琴重修斷
紋塗去如長置壁上自毀若時時彈之日久斷紋隨出
但恐張琴不必宋宋琴不必贈如果贈之自能漸復舊
觀也如漆手佳則亦不至如
此此就發後言之耳兩兒遞出水痘潛尤重嗽
至今未愈幸已漸輕而弟又患嗽昨夕對畫焚香淪茗
賞之病若失矣

致陳弢庵閣部

前月曾上一書當已入覽近維侍祉安和興居住佳壘當如遠頌叔毅散館在二等此瞿子玖留館之地而在貴省已列第五殊爲悶悶今日當可見明文矣閣下近日何以自娛頗望書來以釋飢渴佩綸日以歐曾文集爲課益覺桐城派之不足爲法因擬沿流溯源上窮六經秦漢此等事似當自出手眼力追古人無取爲歸方所囿耳鄙人即力不足辦此其說要自可存也再同之弟秦生過此談及再同家事作惡數日比已回鄂合肥及孝達前輩各予一差聊支日用廉吏不可爲令人氣短聞丹曾言竹坡之詩亦寄至公處確否

致邵班卿明經

一昨承枉顧得聞名論甚快尊評管子亦領到弟於此
書研求數年而卓見儘有開豁鄙衷之處殊可佩也七
臣七主篇執事以窯字與廡馬斧非韻爲疑後漢書五
行志注引作蕃功之室室字亦不叶韻弟謂當作釜字
說文窯燒瓦竈也缶瓦器也史篇讀與缶同水經濟水
注陶邱墨子以爲釜邱史記鄒陽傳索隱引韋昭陶燒
瓦之竈是窯缶同訓缶釜同聲此窰字即是缶之俗體
當是管子故書作缶而讀爲釜耳何子義從段氏古均
謂缶即與上三字合韻弟意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窯也
質言之即是害女功者也上三句廡承臺榭言馬承馳
車言斧承羽劍言則此字亦承文采纂組言絲功煮染
必不以燒瓦之竈慌氏實諸澤器在未熾之先似不如

釜字爲允韓詩外傳蘭之性爲絲弗得女功燔以沸湯
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即此燔功之釜一證塞上舊說如
此錄乞教政從直指示爲幸

復邵班卿明經

車一乘卒百人之說不始於王氏應電牧誓序武王戎
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傳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孔疏謂
欲見臨敵實有百人國朝沈氏冠雲亦謂一車百人一
軍一百二十五乘六軍合七百五十乘秦文恭以六軍
千乘之說駁之昨尊說與沈氏闇合似當有以折秦義
始圓足方恪敏引司馬法七十五人之說謂又有炊家
子二十五人將重車原有百人不知尊見以爲何如至
弟所云司馬又有一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見

周禮小司徒鄭注賈疏以鄭注論語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甲士多步卒少一畿外邦國法一畿內法内外有異似既主每乘百人之說兩法即宜補敘並較以免挂漏邱出一乘禮經會元有此說究似未安也至管子乘馬篇器制一節江氏以為即邱甲金氏鶚又引以證詩之其車三千定二十五人一乘其說甚煩悉若就洪王江金各說酌取其長亦自與周禮春秋可通第於說經最膽小不敢出特見即似穿鑿者亦均有所依傍耳閣下必以為管子與周禮不合原無不可而在第必不能作此說者不信管則不必注管既注管則必尊管申管迂回求通此亦葉落歸根之例也

致九弟

前因普佑之病曾以數行索復未知近已見瘡否甚爲
馳念兄兩月以來竟未能坐定專治一書由都初還興
致尚好近則終日鬱鬱又如正二月光景似此恐氣體
必暗中受傷買書三兩月內已耗七百餘金初意藉此
消磨歲月亦可稍提興致而興致如故書價已罄書亦
無甚異本自歎經濟足以用世而天厄之中途文章足
以傳世而天窘以枯坐非壯游即深隱文章始能出色此境中無文也至欲稍
以集書考證存此浮名而天又靳其財力殊可慨也三
朝北盟會編兄一閱即髮指庸臣誤國千古一轍然時
遠年久紀載寥寥不過數行帶過無如此之須眉畢現
者近乃排日讀之以爲消遣自非盛氣雄心消滅淨盡
安能如此前者傳相忽覓陳厚甫先生所選聽雨軒讀

本遣摺差至都求之不得兄又代求之不得昨詢之都
中來津書賈乃知板在廣東傅相云可屬弟致一部但
欲買則望買三部擬兩兒各給一部耳兄生平得力於
此選本到都乃改頭換面及鄉試覆試出賢聖之君六
七作題選本中有之兄乃另出機杼舊意翻新大爲單
地山相國所賞謂非老手不辦欲置第一他人以書法
太劣調停改爲第二文恪師逢人說項及會試往見猶
斤斤以兄不早往爲責且云我初以爲老宿後詢之張
蘭師乃知是一英年何以能力追先正不染時趨若此
生平時文知遇此爲最真鄉會兩試猶是塗脂抹粉者
也舊有一本評點極詳今已失之手評之存者止有心
香閣殘本尚是吾弟所讀他日可與覃兒等合肥亦以

聽雨軒得訣以其子季皋明年可下場欲以心法授之
彼此相證居然沉澁一氣厚甫即茹香烟丈之父嘗主
廣東書院故板在粵耳此信寫至後幅似覺生氣勃勃
杜工部所謂生平飛動意見爾不能無者實則真是無
聊琵琶行云夜深忽夢少年事也弟差期似又滿一年
如聯免得另生枝節如不聯能藉差來津一見亦甚思
握手也里中事已爲籌妥否

復八弟

另紙謂楊岐珍於壽州新志鋪敘戰功謂孤拔實斃於
鎮海非斃於馬江極詞醜詆以自張大欲兄啟知傅相
知楊岐珍之非端人也所見何其小馬江戰後傳聞孤
拔擊斃初四五迭接上海邵道及北洋傳相電均言之

而兄並未入奏即八月閒傳相據盛道電云有教士在孤拔舟中者電其家云孤拔死於馬江所以兵官加等議處云云鄙人亦未據以入奏而傳相已電總署何子我怪兄過於小心使彼獨受其咎適方道勲覓到洋字新聞紙有哥弼爲沙壁礮臺擊斃等語哥弼即孤拔船局無礮臺兄以沙袋堆山背安七生半礮四尊耳兄令一粵學生一閩學生分譯皆符而邵道致子我書有巴使自馬江戰後顏色慘沮疑孤拔實死而祕之兄乃與子我公函以北洋電邵信粵中洋字電寄署請屬北洋確訪以成定論旋得北洋電稱不確而譯署積憾於兄全無阜白無論孤拔死生總是一成故兄亦不甚與辨要之兄始終未嘗以擊孤拔自居或穆圖善打死或劉

省三氣死或鎮海擊死聽其各入行狀可耳近仲帥致書傅相尚以錢玉興擊斃孤拔未得實缺爲憾而傅相處之閩員則謂孤拔在澎湖病死夫以仲帥尚如此何責於楊岐珍乎此事從未與吾弟詳談今特述之如浙人問及但云家兄當時奏稿發鈔並未云擊死孤拔省卻多少廢話兄之起不起不係此兄之賢不賢亦不係此也主戰禍首建言黨魁不死萬幸尚欲以一人口舌辨耶

復陳弢庵閣部

昨奉復書敬審上侍康健動定咸宜深慰馳仰侍於古文功候甚淺焉有心得特吾輩人品學問雖不能望見古人而較之江湖鄉曲兩等自當在百尺樓上持其說

以希古賢終恐望道未見持此說以破俗解或者游刃
有餘自信者如此而已史論甚雜不能一一具目其最
自喜者漢黨錮表唐牛李黨表宋荆温得失論元祐黨
人表數篇稍有折衷之見近閱東林列傳去取亦不實
有意釐定之惜東林榜及七錄不全尚須從容物色聚
書不易歲月蹉跎亦如辦事之無人才等耳損惠左海
全集紙板精良足以消遣數日其五經異義疏證之類
均久已研究采入管注
者不少今但閱其詩文故但篋中僅此一部而割以見
云數日否則須窮年矣畀未免受之傷廉謝謝仲勉病狀此閒無所聞當屬允
言輩詢之叔毅年內想未必入都矣邗上侍舊游其俗
輕揚素不意之合肥距揚甚近嘗買一別墅於揚意欲
偕侍居之為偕隱之計侍不願也議已久輟不知丹曾

何所聞侍但云他日居都居里均不可當卜居於白門
蘇臺閒耳然此願何日能償侍亦不能自決合肥父女
之情難以遠離又在其喪耦之後侍更難以言去而欲
爲南徙之策故里松楸亦須略有布置或舍弟倦游或
兒輩成立足以料理始可決意擇居徜徉雲水若使
家事可傳俗緣不擾則扁舟竟去暮途之所謂如今便
可爾何用畢婚嫁也未知閣下以爲何如鐵香已化去
殊可痛惜聞玉雙流寓在揚亦未得其消息戴子輝客
沈仲復處乞合肥薦爲尊經山長已經南洋報允而翟
給事竟不出山無從改易亦可慨也

復陳弢庵閣部

廿七日奉五月廿八日手答敬審侍祺康勝動定咸宜

深慰遠念叔毅已歸過此談四刻許近當可到羸洲刑部以有家訓須請命於堂上然六部中惟秋曹尚能以律學自見叔毅雖未習此而以校經之法讀律傳古亭疑儒法會通甚易似較求一講席暫圖目前者爲長計有賢父兄自無待鄙人之代畫也來教以拙作視十年前一變語云三日不見便當刮目相待況三千六百日乎惜憂患之餘困於蟲魚獨學孤陋十年所進不過如此乃孔子所謂斯亦不足畏者策論閱歷旣深出試大謬不敢縱筆記事又苦無可記僅得史論若干首亦不願遽以示人北宋古文家歐曾似不如臨川欲自成面目非深求先秦西漢不可桐城爲衆所摹擬已成濫腔浮調卽爲避熟就生計亦不能不自關町畦 國朝事

事以漢儒爲宗而說經諸先輩古文直是義疏此是六朝經生非漢也近時龔魏之流非不縱橫馳驟然囂且塵上有意生波細按之去老泉東坡尚遠耳未知閣下以爲何如霸州師戊子年得一子鄙人名之曰怡棠其後復得一女今年並未再索次棠在霸州坐上三見之其弟均殤屋亦焚如陳冠生云欲賣都中之宅爲回山東計聞孝達欲招之赴鄂主兩湖書院辭不願往此一節乃所說霸州合肥之夫人近亦去世霸州合肥相次悼亡互相慰藉以鄙人故釋呂范之憾而成元白之交矣時局日非叔毅到里必能言之無煩縷縷

致吳誼卿編修

前上一書論蔣氏書價當已入鑒日來正盼復音而侯

駝來促書目云有人欲買蔣氏書或即閣下促蔣氏具
目而蔣氏索之侯駝歟茲將來目寄尊處交蔣交駝均
可此目甚略與都下寄來書既參差價亦不等耳此事
究竟能否成交止能聽之昨有都中友人嚴範生過此
云其書本索五千金乃葉菊
雲爲之增至萬金未知確否嚴此閣下愛我諒亦願其
有成也弟如力有餘決不計較價值耳以此奉煩甚自
慚悚幸諒之清卿到任即劾沈令甚快乃沈晉祥之子
耳北方已有寒意校管已竣近日泛覽無歸未能有所
撰述閉處將五年非吏非隱意緒不免鬱鬱兄何以教
之

致王廉生太史

昨閱邸報欣慰 御屏親記行即 簡授名都賀賀而

私心默祝尤願先綰星輶爲五馬前導庶幾儒修吏績
交盡其長也介弟信公損惠契帖兩種均極精美揚重
英乃應琚子使緬見拘者以蘭亭考證之似徐滋本旣
不敢卻祈爲致意道謝昨有以桑梓清芬一冊來售者
皆貴鄉先正共十九葉乃陳介卿之弟子晉集以贈人
者弟思購以奉贈索價至百金欲以三十金得之堅不
售書賈到都必呈尊處其中惟漁洋兩葉甚佳餘皆便
面之類未識寓目否至今悔之沈蔣兩事想已議定弟
因署中囂雜適有公所可借與合肥商借爲移居計合
肥不許堅以俟滄兒完姻爲期牽於情無以易之故願
其早締姻事俾遂此願想摯愛必以關懷前商活字板
一節未蒙賜復細估大字四萬小字四萬刻價約二百

千此事尚可成但未知能耐久否候一言而決磁州碑
至今未到惟又來一稟云橋上半斷確已追還月杪月
初當可到也近狀獬平李杜楊各估均到京否弟無嘉
慶會典與新纂會典須各致之抑但得新即可請示復
致吳誼卿編修

蔣處之書據卓臣來字侯目凡有一書兩本率抽去一
種自不足憑茲以其最準之目爲憑其上加綠點者皆
不準之目所無而此目所有者也其書初聞有蛀爛之
弊卓臣既親見其史部無之不知他種若何茲屬李怡
庭到蘇代看其書目板本頗爲在行如果蛀爛全無或
不甚礙事總以照目全收爲合宜儻有蛀爛即爲挑選
成交亦可惟價須萬金必須相讓陸存齋過此詢以蔣

書據云原索不過五千後乃加至萬元並無渠還萬元不售之說陸亦止欲得其乙部不願全購因而中輟子靜願爲弟說合亦嫌萬金太昂並屬弟勿遽定價但弟屬子靜不時與賢喬梓密酌弟處照此目全買連書籍在內至多萬元之價挑選則專取精而不蛀之本萬一所挑不及五千之數蔣必願多即作罷論買書本風雅之事純以市道行之即無趣耳一切詳情已屬子靜代陳並屬怡庭面致成則深感雅意不成則虛瀆清神統容晤謝想大才槃槃此事不過算撫署中日行事件之沒要緊者必不以我爲煩絮也

復王廉生太史

州志性甫許臂助甚善弟曾託菁衫致意於其喬梓本

須衆力史之病在予智自雄不敢學其陋也惟志之難處實苦荒寒漢唐以前寥寥無論矣遼金以來亦甚聞寂舊志如隆慶豐潤志見四庫存目亦不可得即元明人集就弟所有者二百餘種竭三月之力徧搜之亦不能得一人殊爲可歎而三屬有無紀載鄉事之書去冬派人在鄉大搜無一應者僅族兄一老秀才藏先太高祖南園瑣記殘冊及近邨李教諭儀乃先人業師里乘拾遺一小冊而已故欲改纂必先采訪得人得法性甫必須留館後始有暇請先商令屬玉田之能讀書者搜羅各舊家譜牒及著作之類總之各門不但元明枯窘即國朝二百年亦多不全不備也若采訪不富雖有好手不能成一佳志秉筆初屬湯守近已因忙冗委卸弟所

以不敢任者由於才學識均短止要性甫肯任將來即請其總纂亦無不可弟有所見必以告請先以此致之俟其少暇檢寄史之原志可也即祈轉達爲幸

再保定一估持書來售中有元本文粹及李注劉評之

王荆公集文粹有趙廷珂藏記

是明趙文毅四世孫

王集有季滄

葦藏記一索二百金一索百金結一已有文粹思得其

王集似著錄家均以殘宋爲貴嫌此本注爲須谿所刪

但殘宋恐不可得蔣目有之今已不售無從借閱此元

本以何價得之爲合與約半月期候一復而決其書較

張刻多須谿評張所闕三十五兩卷尾葉此本俱全

張於原注未增減特有改字耳前有

年號刻去似大德

丙午中

秋龍門毋逢辰序及詹譜

邵注所云劉歸孫王常題跋則無之又云辛丑

每

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小字不等目錄卷幾上魚尾
均有花紋季鈴元本二字此書有明刊否祈詳示

復吳誼卿編修

昨奉復書敬承一一蔣書因侯佑有分售之說是以作
電一詢茲都中李佑北回詢之則侯說竟是臆造殊可
笑也弟既集款意在全得得半之說次之決以明年春
仲爲定請屬蔣速寄全目價值來以便一核此間有蔣
氏之壻以目送盛道盛願以書讓弟亦嫌其價昂耳弟
處共見目五六本朱目注板本最詳而無價侯目注價
而板本太略且所刪之書亦不少非見定目不可幸留
意爲感再聞蔣書不甚收拾且半得之閩中故蠹蝕者
十居其五果爾則大爲減色若精本首尾均損或其中

處處蟲眼七穿八洞則不能讀不能藏矣尚煩卓臣兄
密一勘之集款既難得書不易不能不瑣瑣相瀆兄想
不以爲煩也瞬屆封河合肥仍不回省弟閉戶讀書殊
少一得有陸伯湮秀才乃月湖師從子艾紆之子而嗣
與稷民者經鶴巢薦來欲乞弟一書赴憲公處其人鄉
評若何密示爲幸現安置通永道張筱傳處張甲子同
年也

再另紙當是卓臣之筆小楷亦殊可愛所論頗爲精切
弟合三目細勘已略得其要大約史部最精經次之集
又次之而子則最下不及子清之無美不備所以舍彼
就此者葛藤少耳彼亦未遽舍也實苦力絀見子部類
書中北堂書鈔乃填陳禹謨本實則蔣是鈔本此部不

入目則子部減色矣又所云某鈔本某校本半是其人之圖記而已並未校勘者此類非細細繙閱不能憑目爲定又其宋本中亦恐有經廠本誤認者陸心源自稱百宋齋實則明本充宋者居多汪閔原所藏宋本均有黃堯圃跋不知乃黃與書估合謀給汪者此中毫釐千里耳即如蔣目宋史全文通鑑長編二目均云宋刻不知有宋史全文者即非宋本黠者必挖板心然挖則有痕亦何從給人第於此不能無疑於全目非過刻也冀其爲宋本又慮羊質虎皮非欲藉此減價乃恐因此損我買書之名甚矣名之爲累也因卓臣來緘於此中頗有會心故附此以備參正非敢云老馬識途諒卓臣累世通家定不嫌其聒絮萬本萬金卻是辦事簡捷之法

弟具五千爲基如準此價選五千本其贖五千本必不能得五千金矣恐蔣香翁必不肯耳

致九弟

日來弟當由粵起程矣八弟身後一切弟到富自能辦理妥協不再瑣瑣惟思及其在富一年詞訟之類如能與刑席酌量擇要鈔錄以備爲之作一傳此等事一離富陽即無從查考矣新城兩月餘可問述甥不嫌瑣屑兄自有翦裁也其所作詩不甚入格兄處間有一二然平生所好在此如有稿本亦可檢出兄爲改削之以備選入詩話此亦無聊之極思兄文亦豈能不朽不過手足之情辦到那裏算那裏耳思之悲歎文人伎倆所爭僅此可慨也湘翁電來云雪後奇寒載之在路守凍弟

到更晚途中如何尤以爲念總以格外保重勿過悲勞
爲要事或棘手亦不必動氣錢或不足隨時電聞弟差
所餘亦無幾勿因兄屬閒居勉力獨任其費也切切由
富起身如到杭小作停頓電示住址以便寄信

致九弟

連得電音知一切由弟辦妥省兄之勞釋兄之痛未知
弟衝風冒雪辛苦焦煩眠食尚能如常否極爲系念交
代一節當有詳信在塗暫且勿論五姊英靈如生句陶
之驚心動魄是否見夢抑啟棺時烈骸如始歛時耶以
此觀之遷回極合而人以忠烈死者生天無疑矣且悲
且羨其柩當亦停在八弟處矣抑另停也明年扶柩兄
處無得力健僕屆時當與載之及吾弟妥酌或弟處酌

派一人同來何如安葬止能明冬地須另卜仍令王姓
地師覓之似地止須十餘畝足矣弟於里中情形較熟
亦爲籌之復我兄心如亂絲竟不能如前之慮事周詳
耳來往及八弟喪事及五姊遷柩弟共費去若干即望
示知今年嫂嫂因失母之故心境大不如前幾成經閉
氣鼓之證兄一年心境可知又值八弟一事真如身坐
鍼氈幸年內詣已了結皆弟任勞所致此後兄弟兩人
止能互相保重尋些消遣得過且過嫂嫂亦經兄以此
相勸漸能隨遇而安也

致李蘭孫師相

兩兒回鄉應試州考名次已命允言稟聞十四日學院
案出志滄第一志潛第七姪壽曾之次子允褒其兄不

令應試佩綸促令補州縣考入場亦以十四名入學堪以告慰鈞注惟佩綸自退廢之後志慮頽唐私念兒輩能采一芹充作讀書種子將來佩綸行狀之後兩兒均是縣學生員便算了卻一生而已鄉試工夫太淺意不欲其躁進無論一二科倖得之列於權倖之門素化爲縉違其家範即就目下而論時忌方深兒曹又不更事佩綸既不願送場意欲緩至下科再議而此待時遠害之識即合肥已笑其迂何況兩子甚矣世累之中於人心也此說實非如閭相之詐而以取科名導子弟易以做人導子弟難將若之何季和文字牽涉公及鄙人孝達謂其恐公入中書渠內召而佩綸復起此亦深文孝達無故譽洪屬漱蘭保護之現在之言路豈漱蘭所能

爲政而激蘭先大罵孝達黃徐酒友事遂外洩激嗾尊
客劾小孫不以告徐徐即劾孝達亦不以告黃醉鄉之
機械如此公與鄙人均受無妄之災耳孝達之欲結交
文卿殊屬可鄙誠欲聯絡貴近何如以萬金之券直排
要津之閹蹴爾與之有不把臂入林者乃向要津門下
門生訂交亦無識力之至矣鐵政事即有良謀亦難婉
勸外人目吾輩爲死黨實則吾黨早已內攜孝達因鄙
人與合肥爲婚兩年不通一字近來始相好如初若非
佩綸腰腹十圍早容不得矣朋友之道果宜如是乎

復王廉生太史

滄兒姻事荷垂念深感辛未同年最不浹洽弟尤落落
以此科庸流居多少可談者介艇在都過從甚尠前陳

果過津來拜而未之見其爲人亦不知如何大約近日
在臺之人而鄙人與之締姻終成枘鑿似不必強人所
難亦不值輕與拉近閣下但於樸正不入時之家求之
庶幾有合在京之時流在外之司道以上均可不必也
明者當以爲然彭文勤舊五代史鈔本結一廬得之第
重鈔實覺煩重此間顧廷一觀察有活字板惜字樣不
佳據云二百金能代刊五萬字已屬其詳估如果能如
所估之數木刻字雖不經久擇要刻一二種較鈔爲省
事省費矣俟籌定奉聞如不能成再請公借孔氏傳鈔
本對付鈔可也北堂書鈔弟有一部乃從嚴鐵橋過錄
朱氏一部其目稱黃琴六詳校本實亦從黃本重鈔者
聞蔣氏一本乃舊鈔未知確否如以弟所藏兩本校刊

亦可但無此資力耳

復王廉生太史

前月杪奉手復敬承動定康勝深慰注仰滄兒姻事臚舉諸家具徵愛注徐曉山因有前事不欲與之為婚弟生平未識其人無論是否濫保究屬因公起見儻締為兒女姻親他日誰能辨之故梧生嘗屬李估致意謂其父雖下獄猶相感念鄙人總以聞名未見不任怨德復之猶之再同兄弟屢說唐氏弟亦不願意同陳曹兩處意自愛陳惟鄙意以後不願入都冀得一文人而有行誼者為親家兒輩入都應試可以照料即或得一京官有長輩以樸實敦品領率不至鑽謀游蕩敗我家聲俾鄙人得遂游獄之願陳乃舊家嫌其無父曹處或近似

但狀元自有一種習氣書房亦自有一種習氣不知竹
銘爲人何如其夫人樸野樸可取野則可畏非名門乃
儒家否其女究竟若何尚祈出具詳細考語爲感笑笑
三家之中不得已而取曹然已得京察或即外放又慮
時派人未必願與敝處聯姻弟無人可託此事只能煩
兄玉成能一面考核曹氏一面廣爲物色尤所祈禱也
蔣君戲語可笑然鄙人乃已革編修不如簡討之方興
未艾而志事簡討實難於編修百倍耳嘉慶會典便乞
代致一部何如

致李蘭孫師相

敬啟者三月下旬曾上一牋佩綸旋即回里徧繞松楸
兼爲亡弟營葬勞費抑鬱難以爲懷又自念故鄉旣不

可居寄客決非長策尤爲振觸傍徨四月閒由里還津
去年儲書數篋欲發而讀之而此心灰槁作輟不果並
小碎篇章亦都閣筆其嬾散實十餘年所未有因以醉
遣日以簡省心忽忽奔輪公處亦久未貢書也漸暑伏
想興居康勝當如遠頌孝達之謗已解粵中則屬合肥
解之後新吾又以北池語相寄已落後著南洋不釋憾
而稍存畏忌僅以鳳兮爲詞聞公私甚涸招一粵商許
款百五十萬而孝達不許其預聞局事尚在持之不下
未知如何了局也佩綸有可爲力之處決不負故人其
他則非敢漠視深慮忠告善道反疑爲恃舊不虔止可
旁觀竊歎蓋此公以談經濟故專務趨時而又無趨時
之具以致徒增話柄平生視景虛不值一錢以其在譯

署也則譽爲必不可少之人李莚客久已乖離以其在西臺也則稱爲越縵先生屬袁爽秋通殷勤此等處殊令人齒冷耳及其有事之際則彼黨之牽涉者惟公及鄙人即關切者亦惟公及鄙人矣朋友之道即吾黨亦不過如此前書固非過激也

復李蘭孫師相

敬啟者入伏以來小病經旬兼之酷暑遂致箋候久疎罪罪初六日奉鈞諭敬承道履康勝深洽頌忱今年水患甚於庚寅公在都遣人赴通振濟已據張筱傳詳知督府小帆同年寄津之項並未電知佩綸詢之合肥振局亦未收到僅弟緒家書有小帆寄順一千寄津二千之說合肥云或在粵督所寄急振項內本是順直平分

留
有順款在內此項電來而款未到也津門似水緩於
畿郊妙在道府不以爲意流民無所得食亦遂四散佩
綸私憂之以爲水患固由雨大實由河淤不求其受病
之源急求治法雨一甚則河即決決則堤埽盡入於河
身其淤愈高其決也愈烈在公旁觀慨歎止能爲此補
救之計盡其力所能到然聽渾河之淤墊而事後以振
濟活殘黎無論私振難籌巨款即公振四出求金亦如
强弩之末其閒辦振捐以開倖門藉河工以滋濫保猶
小弊也患以永定爲最鉅北岸一決水逼都城三年一
浚百仞之牆究非鐵壁萬一橫潰決裂豈止民歎其魚
杞人之憂爲之耿耿不寐而內外不以爲意論及辦法
則治上游不可挑淤不可改南隄作北隄不可竟是絕

證是誠然矣然禍迫都門盍亦熟思而審顧乎洪侍御
前創石隄之說已經復允此本子囊城郢之見專爲護
京師而設然工作偷減隨下隨塌且此次漫口將老石
隄亦復衝開則石之不可恃亦略可悟矣曹提督克忠
連年在近地辦工據云河須改道冰窖乾隆十六年舊道因詢
以陳文恭遙隄之說是否可行據云較石隄爲可恃文
恭遙隄北以龐村爲界據曹云若築至榆堡成一長隄
足衛都城無疑其工程即起蘆溝亦不過十餘萬金佩
綸情形不熟亦無從臆斷竊謂梓桑之計似鄉人亦可
一言豈可坐視橫流而徂爲無甚利害哉公旣遣人放
振盍並令其一勘河形如有策幹旋功德甚大佩綸則
小忠難效自防其口而三緘之可慨也聞都中月初又

大雨三日未知確否樂山夫婦同歿任所以積水在途
未能即歸佩綸與之廿年至交寢門之哭甚覺愴懷也

復陳弢庵閣部

午閒奉惠書如親言笑敬審侍奉安和興居嘉邇深慰
注仰損惠園橘剖之甘香不必自種木奴已如侯封千
戶所恨遠隔重溟不能如對枰二叟轉增悵惘莊子注
久思寄正因循實未寫定詢及所據何本則年來搜輯
頗費心力別紙奉覽然愚慮所在則以發明莊生之道
術爲主而以訓詁校勘輔之向郭之說盡從芟削故凡
唐宋閒似是而非之注莊者不登一字所見之本雖多
所取之義至約也閣下得毋謂其膠滯乎餘語均詳前
書凡來教所詢皆前所已告一若豫爲此書作答者兩

兒長名志滄次名志潛

潛以公字為名滄則本名蒼乃無意改之遂與滄趣相合滄字

之伯蒼潛字之仲黯

滄試而未售潛亦入學而未令應試與賢姪

同賢姪年幾何前書但知墨樵登賢書故未賀及陳令

文琪

歸時因無事屬其致聲當已相見聞合肥言許守

云閣下年來生計甚絀甚以為念不知其言確否侍未

見許也河已凍輪舟將停草草上復

宋纂圖互注莊子

元纂圖互注莊子

孫淵如家藏本

明纂圖互注莊子

北宋刊成元英莊子疏

非古逸叢書本

世德堂莊子

姚惜抱據宋元本校過

中都四子本莊子

音義不全

林希逸莊子口義

明刻本

明焦竑莊子翼

明原本刻本

陸西星南華副墨

明鄒之驥郭注本未見
廉生有之正商借鈔

吳勉學二十子無注本莊子

司馬彪莊子注

問經堂及荊
泮林兩輯本

姚惜抱莊子章義

其他如本朝人校莊及讀書雜誌各
條不能一一俞蔭甫淺陋不足取

其他若存目所載朱得之輩十餘種或有或無均不

足取通行之十子全書莊子尤劣以及流俗之莊子

因諸書均在刪擯之列

莊子世乏佳本擬校刊一佳本而鄙注從之但亦苦

無刊書之資耳

復李蘭孫師相

昨承明問以孝達來書因海河日淤黃河漸北欲於天津別開引河使衆水衝刷數年後可別開一海口以免畿輔昏墊之災洵如鈞諭議論崇閎鄙人於水學夙未究心伏處積年閉戶不出於畿輔全省川流支幹脈絡未能周歷詳考今古變遷何敢率臆妄對惟近者四年之中兩遭水災與合肥縱談及此推其橫流四溢之故固由於南北兩泊東西兩淀節節皆淤通體受病上游已不能容亦由五大河之水僅恃此一綫海河以爲出路下游自不能暢孝達謂病在海河其說是也而欲別開海口則不知天津海河之外自有海口無待鑿空尋源何以言之三岔口爲衆水樞紐南運北來北運南來淀河東注分者合矣而合者實分故其下即有天生三

海口承之大沽口一也北唐口二也歧口三也五大河合則水自長五大河分則水自消陳子翺學士云朱子有言治河從低處下手今南北二運並漲東西二淀爭奔駢趨於三岔一口而強潮復來距之牴牾洄旋而不時下下隘則上溢其勢宜然故欲治河莫如先擴達海之口欲擴海口莫如先減入口之水入口之水減則達海之口寬而北之永定南之子牙中之七十二沽乃得沛然入三岔口而東注方恪敏公奏云北運王家務筐兒港兩減河皆由撮河淀七里海以歸薊運南運興濟捷地兩減河皆歸歧口南北分塗歸海籌辦本有成法阿文成襄文達會奏亦云入海之路有所分而後三岔來水較少海河消納自易北運由北唐入海南運由歧

口入海皆與海河別爲一路此實畿輔治水不易之成
法老成碩畫耆宿名言不啻重規疊矩合肥相國久鎮
畿疆治水規模極爲宏闊其得力全在借資淮練各軍
上節國帑而下恤民勞光緒七年全省河工覆奏有案
不煩縷縷其施功於北運也修復筐兒港王家務兩減
河又開霍家嘴一河而大治陳家溝金鐘河以兼洩清
渾濬之漲其施功於南運也開靳官屯引河並興盛軍
營田之利於除水患興水利亦不遺餘力矣然而近年
水患頻仍動須籌振者其故何哉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所開之北減兩河雖已修復下流尚未深通南減則東
直四河並廢僅恃合肥所開之減河以爲疏消積水之
路而海河日積日淤金鐘河雖通北唐靳官屯則不通

歧口昔有三口出水今僅兩口出水前崔大令題亦建三口並治之說陳家溝一策已與合肥所辦不謀而合其洩南運則欲在鹹葛兩沽之間就舊直河開爲引河下爲龍須溝使大沽之南增出無數小口直河久已淤廢無形龍須溝亦不能暢達尚屬書生之見近聞合肥有意治水爲一勞永逸之計而折衷羣言約有三策或曰海河宜裁灣取直也或曰霍家嘴減河至撮河淀宜加寬加深也或曰南窪建滾水壩穿靳官屯減河以達歧口也三策分主三口皆爲閱歷有得之言鄙人私意度之裁灣取直本潘季馴之成法但海河自三岔以下北唐以上百二十里歷數十灣夾岸均係蔬圃腴田小民各私其利不甘失業勢必呼籲驚疑而小灣不能

盡去但去一二對衝奇險之灣水性本曲又經輪舶終
年鼓盪不久仍波折成之此特姚相救時之策耳尚非
百年不拔之計也夫海河作梗全在北唐則必於北唐
以上扼要爭奇霍家黃減河已經衝決乘此展寬浚深
更於金鐘上游濬令深通視上年河尾之工一律自較
陳家溝河形迂折狹曲者爲益更大名爲洩北運而當
衆水橫溢之時即清渾濬之水就下歸墟亦能倒掣而
入此爲鄙人回里必經之河道沿河篙工漁父均能鑿
鑿言之所不便者特撮河淀左近占墾之居民耳是則
開一減河而四大河之水並減也至歧口一道怡賢親
王開之盛漲立平乾隆初孫文定改爲安陵減河由海
豐老黃河入海而議閉捷地涵洞所謂宣惠河也其時

陳學士即以捷地不宜閉塞爲憂後宣惠改道阻於南皮之金沙岡水勢不能東下距文定開河實止五年陳文恭謂地方不受宣惠之利翻受宣惠之害仍議並石碑河改歸歧口至乾隆三十六年將興濟捷地龍骨改低而河身興濟略寬捷地本窄又無隄防河頭迂曲河尾漫流不能如陳學士寬四十丈之議深失以隄束水偕水刷沙之妙用嘉道以來與東境哨馬營四女寺之減河同就淤廢乃兩減河之不深不通不能自達於歧口而非歧口之不深不通不能自達於海且旣云分途歸海而必執北運歸北唐南運歸歧口此猶治黃河者七分向南三分向北之說恐浩浩之流未必俯首聽人玩狎今由紫竹林稍下擇衛南窪卑下之地以爲河頭

大開滾水壩使三岔至此分一巨股穿靳官屯引河直達歧口較之雍乾兩朝斤斤南減之利固當不同靳官屯以營田爲功究之溝洫蓄水之利多而運河洩水之利少且尾閘仍在海河移東就西彼減此溢豈若分流到海之有益而沿河斥鹵盡變良田其功且不在靳官屯興農鎮之下是則開一減河而五大河之水並減也變通前人之成法而師其意似二策抽薪止沸舉刀斷流尤今日切要之圖合肥一代偉人在直二十餘年老於河務謀斷兼長決不肯虧此一簣留待後來近以海河疏通苦於無款頗費躊躇鄙人偶於燕閒勸其逕請部帑二三十萬言之剴切必可動聽然後以振款助之軍力濟之似亦不難興此大役其所用文武各員如曹

提督

克忠

吳觀察

廷斌

均能通曉工程熟悉形勢而吳

君於河工尤爲諳練將來通盤籌畫擇善而從必不出此三策之外矣鄙人就署中積牘勾稽得其大凡如此其通省河工全局庚辰辛巳間雖有私議數篇爲子壽孝達諸君子索觀已佚其稿自知井底孤陋非下問所及不敢縱論黃河北徙之慮合肥嘗飭鄒太守振岳赴慶雲一勘鄒君建議請開徒駭馬頰與游侍郎之說略同後經東省復議支離因而中輟事關兩省非大有力者不能挽瀾應俟別議公關懷桑梓當蘊深謀或鄉人中別有偉論仍望示知一二以擴蠡測之見尤所企幸

致王廉生太史

日前因便上一書並呈醴泉殘拓當有復書在道矣博

古諸估紛紛到此云見從者不及作書而屬其道念知解裝之下即日以搜羅書畫金石爲事又知閣下之殷殷念我與鄙人同也杜估攜一八關齋乃徐壇長物後歸張叔未爲唐蕉園家售出想已寓目叔未每葉皆誤田況作田悅杜欲以此歸弟因素不好顏字屬攜入都正之閣下昨書來言翁尚書留之而價不能諧仍願寄來兄盍取觀如果可收弟擬收之儻已脫手即已請就近索之老杜前書以匆匆未思及耳有一燒殘補字之皇甫綫斷本聞若農收去尚不及春閒所見之殘尾本若翁賞鑒豈不精耶

復李蘭孫師相

不奉鈞諭五閱月矣秋冬以來嬾與冗兼病與愁雜因

亦久未貢牋茲承手教敬審德躬多福潭第延和深慰
下悃滄兒入都曾令其一叩崇階穉野不諳禮數乃蒙
賜以多珍實深慚悚九月後始為延定塾師仍前習業
意不望其速成故學亦不能驟進惟滄兒姻事急思得
一舊家了此俗願一時竟不能諧甚縈懷抱至收書之
說曲折甚多先世舊藏劫灰掃盡十三避兵海門借書
於屋主沈氏賴以稍解文史寢饋五年苦無師授及客
吳門每書院試經古就肆借書有一老秀才吳君棄儒
而賈見佩綸手不釋卷心愛好之知其貧不能購屬攜
歸檢閱習以為常平生涉獵不醇而自此可作識字耕
夫實得力於沈吳二人居多及官京朝俸入豈能辦此
皆借外舅脩伯先生家觀之塞上以合肥歲助千金旅

用有餘嘗屬再同廉生收書以注管歸時書至五十餘
馱亦戍所一大觀矣百城之擁不自今日始也年來枯
寂無事唯有以書遣日而津門衝道都肆自南收書之
估過此必來佩綸處蓋疑近在相門腰纏必厚而力實
無以應之書亦通行本多佳本實少雜收一二種而已
去年收得影宋鈔管子一種而李新吾書來已云聞收
宋元本一二十種忝冒季滄葦黃堯圃之名雖虛聲純
盜不妨濫竊其位若農云買書入不得罪案都下哢哢
殊爲可怪也唯吳清卿過此談及吳中有蔣氏書出售
一千餘種皆舊本至今思之不忘示以書目堅勸佩綸
買之其意謂乘此閒居年力尚強殫心著作所言極爲
相愛並云在津即可籌資佩綸笑謝之渠到滬屬誼卿

力主其事許助千金更令廉生相勸廉生所見稍正謂萬不可集腋成裘不如向合肥借資然佩綸受合肥之惠多矣老年子女甚多即在此始則歲助以二千金自庚寅後佩綸且力謝去之豈可復以此不急之務相干而二吳說合甚堅意本愛書不能無動適弟輩均有差缺彼此相湊思以五千金收蔣氏之書而盛宣懷忽欲收買蔣氏居奇中輟弟紱亦亡無復有此意興款之垂集者亦復化爲烏有及弟緒至杭聞朱氏之書爲陸心源謀購甚急函致津門勸佩綸收之佩綸乃告子涵以先世所藏不可輕售爲屬子涵敦諭其姪以書暫質佩綸屬爲編外舅藏書之目書未至而費屺懷已先開起蓋陸黨之交通關節者耳子清故後書多零亂其先寄

來之數十箱至今檢點未齊而都下之來問書目者固已聯緘累牘李搏霄大令回津述及公曾詢及書事署中偈仄無皮書處均堆在河北一公所佩綸率之同往一觀若者新收若者舊管渠亦大笑以爲名不副實也然其中殘佚雖多精本亦不少理出作一書目亦不負脩翁三世藏書苦心此則佩綸分所應爲者耳十月以來心火甚熾夜不成寐痰湧如濤因而詩文均不能作日服竹瀝薑汁一小匙自月初始漸痊可借書時有心力而無書今則有書而心力已耗盡造物弄人徒增慊歎鈞賜食物四種望風叩謝謹埒一一聊塞荒莊非敢作師門之報禮雪甚大可喜新聞日有所得佩綸近皆以不聞不見了之一腔熱血消磨於故紙堆中了此殘

年而已心緒鬱蟠無可告語不覺闊幅密行已逾千字
可以解疎嬾之咎否

致吳誼卿編修

弟秋冬以來寂靜如舊忽忽改歲馬齒徒增結一廬舊
書因子涵欲作書目屬乃姪暫質於弟處取其爲價無
多亦足娛目而外舅脩伯先生校勘之學藉此或能傳
世故誼所應爲也實則因蔣之居奇迫而爲此耳刻因
修敝邑志從舅家搜出先君所著律書惜非完稿亟
須補輯所有唐宋金元明五朝律文僅有唐元兩朝聞
宋律蘇州書局已刊其書名律文十二卷孫奭音義一
卷黃子壽文曾屬其子校過如有即爲代致一部明年
開河後寄下儻書局未刊祈訪其所寫樣本若樣本無

存此書乃假之錢筮仙同年者閣下想與之相識即爲
商借在蘇傳鈔一部其鈔資當即寄上也又弟搜羅十
八省通志已得十餘省江蘇省獨無之聞近已新修閣
下能爲物色新舊各一部爲妙記在都曾爲借彭氏一
部甚資考證也瑣瑣奉瀆藉知鄙狀除作蠹魚外別無
一事湘中亦因求志通一書已得復此閒永定會勘明
正須有定議

復王廉生太史

摺弁歸得手示謹悉一一王肯堂明律淺釋勞令廼宣
雖許鈔贈未免遠哉遙遙即祈在翰文代購交姪孫輩
由鹽局寄下爲感大約惟律文永徽法經兩種難得耳
聚珍本正在集議文芸閣得宋本新唐據云與天祿所

載同已歸常熟見之否碑尚未到書尚未諧乃任邱邊
氏物不知袖石家抑隨園也荆公集刻去年號終屬可疑茲寄兩
冊請鑒定較爲切實也桑梓之遺一節詢之杏孫堅云
已爲張取去此人狡猾已極不足深論貪穢狼籍竟安
然殆亦錢神之力然聞其嗇刻之至也孝達託其借洋
債十萬噫君子亦與小人作緣乎弟在此雖見之從不
與論事不假以詞色耳

復陳弢庵閣部

鄙人於莊書搜輯各本止以校本文字詳其訓詁發明
漆園大義諸家注疏無非玄談與鄙見枘鑿不相入所
采甚少其用力亦不如管子之深恐無足觀他時如寫
定自當寄正竊恐畫餅不足充飢耳聞叔毅治淮南其

中可以證管莊者不少故侍亦嘗校勘一過其注許高
雜糅魏公集分別最明諸本以莊刻爲佳然與明本亦
互有得失非一一爬梳不可兄弟共墨研究古書此樂
誠南面王不易前書勸叔毅入都未免塵心未淨矣補
殿之說想閣下必審量而出侍當日書法甚劣有勸其
補殿者毅然入試何官不可做今之詞林人愈多品亦
愈雜似亦無足重輕復郎已聰壯學語愛女亦得壻名
門均徵清福過人滄兒婚事年來議者甚多侍均不愜
意去冬一律辭之以省糾纏遲一二年俟其學成未晚
也

致陳弢庵閣部

墨樵下第南歸過此留都卅月稍改土音居然暢談至

一時許詢悉潭第均綏徵宇旣補舍人考試試差愛壻亦捷春官賀賀時局見聞墨弟知之較詳歸時夜雨聯牀必可一新耳目侍入春無恆課仍以從事乙部爲主詩文竟未有可存之作二毛微見目亦漸花矣伯平以母老不願久滯大名現乞假來津晨夕過從藉破岑寂仙蘅時通問其詩不甚工而好寄詩侍書最劣而專索其書然亦真摯可敬偶齋二子均爲其壻賴以存活可謂古交作吏不近名而皖中推治行第一士誠不可貌取與叔毅治淮南有劄記否公治生無策心以爲慮婚嫁之累煩於鄙人如何如何侍幸用度甚儉人口不多惟卜居無定向耳墨樵云閩中舊書較廉如有售者能否代致侍意不求宋元但得明初及鈔本亦自佳妙外

附一單乃文瀾訪求之目亦即侍所無之目也閒中物
色一二種彼此可以互借近日心力專注於此且購且
讀但能多讀數卷書了此一生便算不負歲月所謂求
其在我者也實則古人著書已汗牛充棟即能著作等
身亦無所用況未能學過時人安望出古人上但手不
能把鋤犁田智不能造器運算無卅六鑪橫財之福無
十五國游說之才除卻故紙堆中作蠹魚竟無他法自
笑亦自慨也閣下尚能怡情山水而侍則性嬾交寡屢
欲作田盤之游而苦無雅人作伴爲之惘然亦可見其
人之狷靜寡欲即山靈亦無緣法蓋自塞上三年無在
非作空虛觀特又不喜禪學耳瑣瑣又以代面談也

致李蘭孫師相

狀元張謇乃吳提督長慶幕客與朱銘槃范當世稱通
州三怪朱中乙科已故范未售近在合肥處課讀三怪
伎倆不同其爲怪一也吳小軒卒於軍中張及其弟謐
乾沒餉銀七千餘兩經其部將黃仕林察出理論不聽
黃本麤直人怒而鐐之屋中欲加刑訊經袁子久輩調
處始吐實繳出若干彌補若干完結一時有黃祖殺正
平之嘲後中南元吳縣虞山均亟稱其才華氣燄復振
在籍處一小講席干預公事武斷鄉曲每將吳縣虞山
所致書懸諸廳事以傲人聞亦嘗就虞山之館則鄙人
久出都不知其詳矣要其品則如浙之□□一類也此
次中式聞公手批充暢飽滿詩妥六字渠告人云公見
之抱歉稱爲季直先生

此合肥所聞鄙人云公斷不學
此時派非老輩從未稱以先生

豈其老而學虞山調乎不值一噓鄙人局外何暇品題時流取三五少年之怒特此輩鬼蜮不可不知祈公知而疎遠之也

致王廉生太史

薛書未之見能物色一部否先君所著律學如五禮通考之例凡有涉於律學者無不搜羅沈子培比部既有各種律書能否全行寫一副本由弟備鈔資寄交兄處其行款開明即屬姪孫輩開示刻字鋪刊一板照式傳鈔先人治振緝漕匪有遺愛於嘉禾子培之弟子封又出安圃之門或當不吝推假乎祈閣下婉商之金律見永徽法經此種現屬九弟向粵中孔方兩家借之未知能得否勞玉初有王肯堂所注明律已允鈔寄勞

近來津與子培亦談等韻之至交也如能一二年内律書大集寫出定本了此心願稍釋蓼莪之憾亦至幸矣

各輯本法經似依託春秋決獄已有之矣

致王廉生太史

因聞大考之信久未作書昨見試題平正之至賦題以左氏傳爲韻駁僞古文者定有序作注解論詩均太熟好手無可擅長出色之處此事無甚關係升沈榮辱全不係此閣下已得京察高等則游厯京秩清華而極高寒平等則充當外官運至亦爲督撫然細相管城不得食肉大約定是前列也自乙亥至今十九年戊辰辛未尚存幾枚殘兵老卒均是覆鑪重烤如蔚廷之手顛殊屬可慮不知能安穩完場否前曾屬允言輩得閣下高

等消息即行電傳未知肯速示否磁州碑已拓來各寄一本惜蘭陵字多泐據云石已酥矣

致王廉生太史

聞大考之信弟意閣下當列高等而微慮其嗜古研經不屑以雕蟲篆刻強諧時目及芸閣寄晦若一單竟屏置三等十八意極沮悶幸月朔得電復知聖人藻鑑拔置前茅康熙以來兩次鴻博及大考往往一二名宿均是采望高列以爲績學者勸不止季僊九宋雪帆之類在今日便一軍皆驚矣閒漚局外久已忘機回首舊巢痕如春夢獨爲此加餐起舞旣幸明主之留心儒術又喜異數之在我故人喜而不寐殆非有私引見後當得超擢前列編檢居多非得庶子即開侍讀又傳

將有上齋之選果爾則免於一麾出守符我夙言閣下與海王邨亦自前緣未了也笑笑六府若以字面分貼有何精義此律賦之所以可鄙相題有識陳義甚高佩甚大作能否寄示尤所跂仰兩碑如須精拓恐在津無好手能勝此任若兄試差考後覓一人來弟亦可分任旅資遣其到磁合肥已啟行全單昨已飛寄惠人是因海軍一調抑樵野密彈之遂使四凶頓成五鬼其中有理有數容再詳之繆小山何以由三等之前抑置榜後豈風聞竟入天聽耶記是兄之房師不至改官否均祈密示以擴見聞會試謄錄作弊或云扣除廿六人中有香翁子姪在內確否頗聞君立去年大病今能北來乎

復王廉生太史

前月十七日得手復敬承動定綏和深慰注仰弟入夏
因慢膚多汗不免貪涼隨園所云平生細想無官樂第
一驕人六月天也樂不可極竟霍亂一次委頓經旬殊
爲可慨寄到律書惜多闕卷茲乘摺便寄去銀三十兩
即望代交翰文朝鮮事起竟至於戰合肥籌筆極勞策
士日集而弟藥鑪茗榻暇輒檢點故紙研究讀律之家
學伯平不曉事致書詰責以弟引嫌不入議爲非殊不
相諒聞因牙山之戰言者又牽連馬江會辦自是絕切
比例悠悠之口亦一笑置之敗將書生豈可重預世事
弟終覺心遠地偏之善於自處質之通人當以爲是編
定宋元書目當已得半兼署司成不知漢輔須迴避回

沛應試否聞歲入可千金若鳳石留差擢少詹閣下得之或可稍資珠桂此是留賢不出外差之微意人人皆以爲言 聖心眷注冀可得時展布也病後情困異常雨多溽暑不解殊以爲苦

復宗載之姊丈

久不得手書昨奉兩緘甚憇尊恙當已健弟則入秋即病左骸生一創甚痛近始漸愈收口尚須十日步履不便坐亦不便終日在病榻中無大病而其苦甚於大病半由溼熱半由憤悶矣閣下鄂中有差甚好滬非久居之地盛非久依之人所望兩甥今年有捷秋闈者稍慰姊氏九京承賜多珍粉乾正合病中惜明前爲人易去竟是本山麤葉可惜之至然投其所好得一已足愧無

報禮如何如何全眷何時首途稽復勉力起坐草草裁謝

詢東事弟未病前即不預聞病十餘日更不能詳大致海軍不得力只能專趨陸路各軍在平壤葉聶亦退至北路退者渡江而北進者尚未渡江而南一蕞爾倭奴中國乃竭蹶若此可歎也

書牘卷第五終